

第五十五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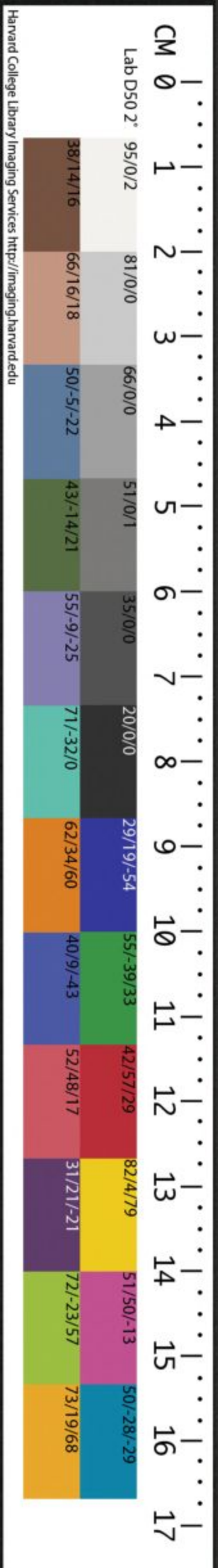
凡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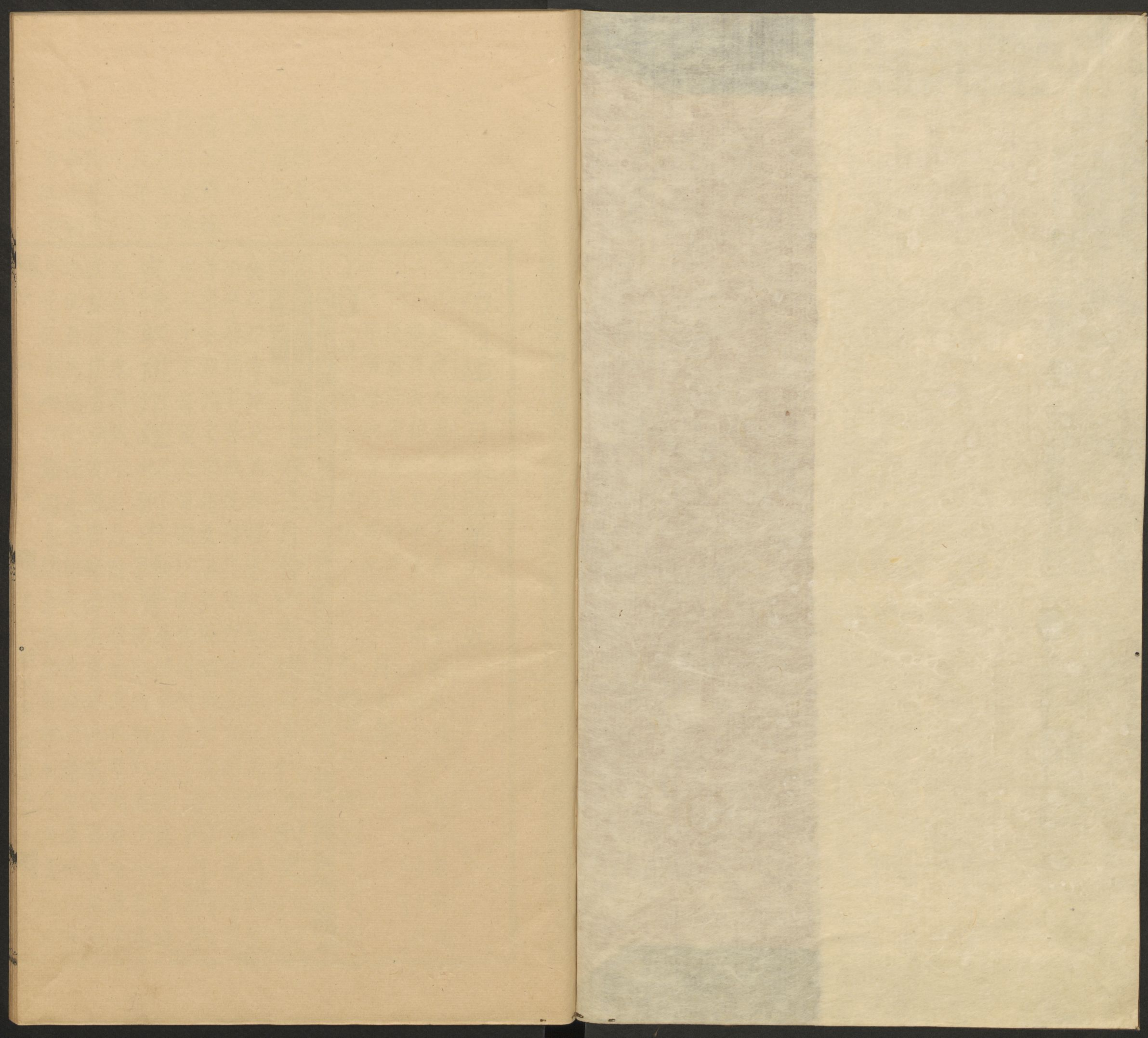
起庚辰盡丙戌

資治通鑑綱目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代州見秦庚辰  
王政三年  
雁門  
晉王得魏  
州詳見後  
梁均王貞  
明元年  
同州見漢  
武帝太初  
元年馮翊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庚辰年

起庚辰盡丙戌(考異)提要起庚辰下有晉主存勳  
稱唐天祐十七年梁主瑱貞明六年盡  
後唐莊宗存勳同光四年  
年明宗嗣源天成元年  
凡七年

○是歲梁晉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

春三月晉以李建及為代州刺史

自晉王

魏州以李建及為都將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  
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  
者韋令圖譖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  
志不小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  
夏四月梁朱

友謙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

留後表求節鉞不許乃附於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  
武節度使(書法)友謙嘗降晉矣書官此其不書官何削  
之也曷為削之身為宗臣非有友珪之逼也竊地以私  
其子又舉地以歸諸人以是為罪也故削之而書遂

梁主瑱貞明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一

張一之空卷二



考證當去  
宣字分註  
諡曰宣  
考異此誤  
書諡立當  
作嗣  
諡法善聞  
周遠曰宣

原廟見漢  
惠帝四年

吹去聲  
瑞切

旭呼玉切  
嚴旭姓名  
也  
便平聲  
抵切辯也

朝邑見隋  
煬帝大業  
十二年

晉王赴急  
秉燭夜戰  
事詳見後  
梁均王乾  
化二年晉  
主救河中  
振音名

梁主瑱貞明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決辭也。然則曷為不書叛。梁之降晉者。例不書。五月吳

叛也。何以示懲。劉鄩書討。則友謙之罪著矣。宣王隆演卒弟溥立。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

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疾。溫自

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

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顯之初。

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乃以王命迎丹陽公。六月。蜀殺其華陽尉張士喬。蜀主

溥監國。王殂。溥即位。祖原廟于萬里橋。三省曰。萬里橋在成都。寰宇記曰。昔

者費禕聘吳。諸葛亮送之至此。橋曰。萬里之路始於此。

矣。因以名橋。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褻味常

御嗜好之。味也。記郊特牲曰。禘嘗不敢用褻味。而貴多

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馮智舒曰。華陽。本秦成都縣

地名。唐貞觀中。始分置蜀縣。與成都縣。分治郭下。乾元

初。改為華陽縣。取華陽黑水。惟梁州之義。宋元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成都府。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

后不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蜀主奢縱無度。日

與太后太妃游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

勝紀。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遷刺史。太

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多者得之。

文思殿太學士韓昭。以便佞得幸。乞數州刺史。賣之以

營居第。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發明蜀殺諫者。此亦將

亡之證也。故書書法。於是士喬直諫。蜀主怒。欲誅之。以

太后不可。流之黎州。遂赴水死。則曷為書殺。誅心也。綱

目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一以梁遣劉鄩等討

殺書之。殺及諫臣。而王衍之亡。決矣。同州晉遣李存審救之。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軍

同州。九域志。朝邑。在同州東三十五里。梁軍亦大

不可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河救同州。九域志。朝邑。在同州東三十五里。梁軍亦大

集河中。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欵於梁。以退其師。友謙

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謂相拒

於河上也。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

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

大敗。宵遁。追擊破之。殺獲甚衆。劉鄩用兵十步九計。以

此得名於時。至同州之役。與李存審遇。為所玩弄。若嬰

梁主瑱貞明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二

下邳見晉  
懷帝永嘉  
五年

三省  
在隴州東

六十七里  
東距鳳翔  
五十五里

沂陽見漢  
光武建武  
六年

苦苦活切

畫與畫同

舸古我切

梁主瑱貞明六年  
唐帝陵哭之而還三省曰唐帝陵在同州奉先縣  
秋

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兵侵岐不克而還蜀主下

遂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互百

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

從十一月遣王宗儔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自將屯沂

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苦嶺集覽箭苦嶺在天水

郡即今秦州箭苦谷也實實箭苦嶺在鳳翔府岐山縣

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四十里泛江而下龍舟畫舸

舸楚人謂大船為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此

總言蜀主所經行州縣不特言閬州為然也至閬州州

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

慟而卒三省曰記諸侯不下漁色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

則取之是無所擇王衍奪人趙王鎔殺其司馬李藹夷

其族趙王鎔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多事嬉遊不親

政事權移左右司馬李藹宦者李弘規用事宦者

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鎔晚好佛求仙講經受錄廣齋

醮煉仙丹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三省曰鎮州西

山謂之房山上有西王母洞鎔欲求仙故數往遊之數

月方歸從者萬人軍民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鵲營莊

石希蒙勸鎔復之他所李弘規曰晉王夾河血戰或戰

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櫛風沐雨親冒矢石而王專

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父

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為變開關相拒將若之

何鎔將歸希蒙曰弘規出不遜語以劫脅王欲以長威  
福耳鎔遂無歸志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  
環甲拔刃詣帳前白鎔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  
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請誅之以謝衆鎔  
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鎔怒且懼亟歸府使其長子  
訓大使昭祚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又殺蘇  
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為張文札族軍士  
殺王鎔張本書法於是所殺三人也弘規漢衡則何以  
不書犯也欲正其君而動干戈於君側綱目無取焉故  
略之王恭書反張顥徐溫書亂弘規漢衡不書殺而亂  
臣不得以趙  
鞅藉口矣

獬廌瑟切



宦者

復

石希

辛巳

成都見周安王十五

步障見唐中宗景龍

二年 夔儒劣切

繒慈陵切

發兵誅賊

昭宗乾寧

二年

梁主 頊 龍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皇 楊 薄 順 義 元 年 十 八 年 梁 龍 德 元 年 吳 睿

春正月蜀主還成都廢其后高氏蜀主之為太子高祖

言女為妃無寵三省曰蜀主王建廟號高祖及韋妃入

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而卒韋妃者徐耕

之孫也。有殊色。蜀主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

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蜀主常列錦步障。擊

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

厭之。更藝皂莢。以亂其氣。皂莢如猪牙者。良莢之。其氣

酷烈。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

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乘船

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晉得傳國

水。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

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自帝。一方三省曰。王六

師者。以唐官呼蜀主。王建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

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振動也。吾若挾天

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

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

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

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法物。謂傳

國八寶之類。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得傳國寶。至是

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

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

世難。所以於唐室言執誼。國呂。范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

難。所以於唐室言執誼。國呂。范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

後天島

效此

黃巢破長安事見唐僖宗廣明元年

据俱運切。与擿通。擿音郡。

汎音信

邑与悒同。不安貌。

勿

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

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法物。謂傳

國八寶之類。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得傳國寶。至是

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

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

世難。所以於唐室言執誼。國呂。范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

難。所以於唐室言執誼。國呂。范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

難。所以於唐室言執誼。國呂。范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

難。所以於唐室言執誼。國呂。范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

難。所以於唐室言執誼。國呂。范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

難。所以於唐室言執誼。國呂。范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

梁主 頊 龍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四

成德軍名  
見周安王  
十五年常

後符逼切

成。晉王以夷狄賜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集覽三垂。三方之遠邊。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為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書法得重必書。重國寶也。承業之所以死。姤此矣。終綱目書得重四漢光武建武三年。晉愍帝建興三年。穆帝永和八年。

二月。成德將張文禮弒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之。趙王鎔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悞。附李弘規所之。會諸軍有給賜。鎔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眾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阮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奈何。眾皆感泣。三省曰。感張文禮。則讎趙王鎔矣。相與飲酒而謀之。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大保意。王太保謂上德明。謂德明所以語親軍者。其意欲使之作亂。今夕富貴決矣。即踰城入。鎔方焚香受籙。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唐穆宗長

後符逼切

慶元年。王庭湊據成德軍。歷四世五帥而滅。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遣使告亂于晉。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王不得已。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雷。後晉王雖欲撫安之。而張文禮不能自安也。為與兵討文禮。張本大事記曰。王庭湊以長慶元年為雷後。傳五世。一百年。書法。文禮何。假子也。處直之囚。書假子都。此則曷為不以假子德明書。假子而書弒。恒也。唐亡上無天子。節鎮專地。為之屬者。皆其臣矣。書將以弒。所以正其君臣之分也。故前書張顥。徐溫。此書文禮。其旨深矣。唐亡。

夏五月。梁殺其泰寧節度使劉節度書弒二楊。澤。王。鐸。

鄴。初。鄴與朱友謙為昏。其受詔討友謙也。先遣使移書。論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因譖之。梁主密令西都雷守張宗奭。酖之。三

省曰。梁以洛陽為西都。史言梁自翦其爪牙。

六月朔日。食。秋。晉以蘇循為節度副使。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

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唐制。天子畫日。蘇循以迎  
 合禪代之議。為朱全忠所薄。而李存勗乃喜之。是其識  
 見。又在全忠下矣。王大喜。即命循為河東節度副使。張  
 承業深惡之。發明循故。唐之鴟梟。晉王乃悅其諛。而用  
 之。獨不念其賣國於盜。乎。直筆書之。失自見矣。  
**八月。晉以蔣習為成德。雷後討**

**張文禮**。文禮既作亂。內不自安。復遣間使求援於契丹。  
 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  
 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疆寇近在  
 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救文禮乎。且文  
 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我何利焉。梁主乃止。三省曰。趙

張慮不及遠。以誤國亡家。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  
 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德勝。嶺名。在契丹  
 北。不古北口東北。其嶺盤道數折。俗呼思鄉嶺。前年晉  
 於嶺南北夾河築兩城。元大一統志。德勝寨在開州南三里。  
 北。築兩城而守之。元大一統志。德勝寨在開州南三里。  
 即澶州也。在大名府南一百六十里。德勝口乃契丹北

界。非梁唐交兵之地。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  
 涕請雷。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

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讎乎。  
 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  
 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念常思也。故使謂王鏐。三省曰。  
 輔助者。言以兵力輔佐晉王也。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  
 霸府之兵。晉王在魏州。為河北諸藩鎮盟主。故稱其府  
 曰霸府。願以所部徑前搏取。以報王氏累世之恩。  
 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為成德。雷後。命閻寶。史建瑭。將  
 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文禮  
 驚懼而卒。其子處瑾。與其黨韓正時。悉力拒晉。九月。晉兵圍鎮州。建瑭中流矢卒。  
**冬。十月。梁襲**

三省曰故  
 使謂王鏐  
 也。已死稱  
 為故使稱

過滹沱河  
 五里至鎮  
 州。刺瞋音快

義武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中

**晉德勝北城。晉王擊破之。**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戴思

王知之。十月。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馬智舒曰。戚城在

大名府開州城北七里。春秋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子

威。即此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義武

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所囚。直初。義武節度使王處  
 雲。郎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  
 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



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為副。大吏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唇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且宜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弒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三省曰)王郁雖不能解鎮州之圍。而亦能為契丹鄉導。以寇晉。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軍府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孫腹心。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處直憂憤而卒。為唐明宗朝王都。又以此中山召契丹張本。(胡氏曰)王都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何異。存勗既為討文禮。而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君父者哉。三綱既淪。政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發明)王都囚其養父。綱目乃歸曲於王。處直何哉。文禮有弒主之罪。晉王仗義討之。處直乃陰為文禮之地。又欲引虜為寇。以撓其謀。遂召幽囚之辱。故綱目書其為假子所囚。而不言假子。囚其養父也。若夫王都囚父之罪。固自不言可知。晉王不能執而戮之。豈不惜哉。(書法)為所囚何

罪

後

梁主瑱龍德元年

以撓之撓  
尼交切。又  
爾沼。女巧。  
二切。又去  
聲。

根音葦。又  
音威。  
蕞將遂切。

史言徐知  
誥雖不學  
而禮之意

考異。翹並  
當作。侵或  
作攻。

何

罪處直也。曷為罪之。於是文禮弒逆。處直為之游說。請緩晉師。既不可。則召契丹。欲以撓晉。黨逆以誨盜。召狄以夫衆。處直之罪也。然則都無罪乎。號曰子矣。而囚其父。罪固不待言矣。綱目書為子所囚。二劉仁恭。王處直。

吳王溥祀南郊。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集覽)樞。謂之樞。郭璞注。門戶扉樞也。(三省曰)以脂灌樞。欲其

滑而易轉。且門無聲。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乃祀南郊。(書法)諸國王。非卒不名。溥何以名。罪溥也。吳

蕞爾國。雖上無天子。而行郊。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祀。僭已甚矣。故斥名罪之。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不克。(三省曰)晉王但知野戰。決勝負於呼吸之間。未知攻城之難也。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出。趣定州。求救。晉兵

追至行唐。斬之。(三省曰)行唐。漢南行唐縣。唐屬鎮州。九

域志。在州北。十二月。契丹寇幽州。拔涿州。進寇義武。晉

王救之。王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

皇王速往。(集覽)天皇王。契丹國中稱其主。云然。

梁主瑱龍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七

微利之微  
堅堯切。又  
古弔切。抄  
也。要也。伺  
察也。

壬午

并陘見秦  
王政十八  
年

三省曰契  
丹素憚晉  
王不意其  
至故驚走

梁主瑱龍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七

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眾而南。二省曰。契丹為利所誘而來。未有取中國之心。述律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集覽。西樓。契丹於所居大部落之內置樓。謂之西樓。在黃龍府西北。今上京是。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微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月。二月。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南圍涿州。拔之。擒李嗣弼。進寇定州。三省曰。定州。自幽州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自涿州至定州二百八十里。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將親軍五千救之。書法。義武何王都也。幽州書寇可矣。都囚假父亦寇契丹何。中國雖失道。夷狄不得而加之也。

晉

岐

唐

天祐

九年

梁

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敗之。

晉王至新城。三省曰。新城。按魏收地形志。

新城在無極縣。時屬祁州。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新樂。古鮮虞子國。漢為新市縣。隋改曰新樂。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五十里。宋白曰。新樂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隋王

晉

梁

龍

王

就國。建宮於樂里。在西鄉呼為西樂城。後語訛呼西為新。故曰新樂。馮智舒曰。沙河。在保定府祁州城西。南二十里。源自定州。流經州境。東南與滋河合。入易水。將士皆失色。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眾寡不敵。又梁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三省曰。貞明五年。破賀瓌於胡柳。又破王瓚於戚城。是年破戴思遠於德勝。威振夷夏。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亦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吾以數萬之眾。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眾退保望都。集覽。望都。縣名。在灤州東北四十里。唐末。契丹阿保機攻陘平營。民多亡依之。阿保機即其所居地。立縣。因其來處地名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等縣。三省曰。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堯成大北使錄。自真定府七十里。過沙河。至新樂縣。又四十五里。至定州。又五十里。至望都縣。水經注曰。望都縣。東有山孤峙。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謂之都山。張晏曰。泉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樂

梁主瑱龍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八

藁上老切  
木稗也  
繫涉立切  
斬張彥事  
見前貞明  
元年

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爲名。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歲王都新募義武。以附於晉。中之以婚姻自固也。王引兵趣望都。遇奚酋秃餒五千騎。集覽奚。東胡種名。酋。君長之稱。秃餒。酋之名。爲其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三省曰。九域志。定州北至易州一百四十里。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是難能也。契丹之彊。其有以哉。契丹主責王郁。繫之以歸。集覽詩。繫之維之。注。疏繫之謂絆。絆。係足也。自是不聽其謀。胡氏曰。晉王聽王都因父取國。旣失於前。今因其出迎。明父子之義。討而殺之。則軍政修明。人心服。契丹將不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彥而無見於此邪。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幾。會也。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接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梁襲晉魏州不克

不克

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州。梁兵遁還。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

趙州見漢景帝三年  
趙國  
呼沱水見漢帝文更始二年  
滹沱河  
三省曰其人總言鎮兵五百餘人也  
壤音怪

聞我在南兵少。三省曰。晉王以兵北伐。雷李存審等守。澶魏此兵之在南者也。不攻德勝。必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時澶州治頓丘。戴思遠果悉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拔成安。大掠而還。馮智舒曰。成安。本春秋晉乾侯地名。漢爲魏郡。斥丘縣地。晉因之。後魏置成安縣。後周屬相州。隋屬魏郡。唐屬磁州。尋改隸相州。又割隸洛州。宋金因之。元省入滏縣。尋復置。屬磁州。國朝因之。改屬廣平府。又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晉師圍鎮州。不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戰死。晉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三省曰。薛史寶攻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一百九十里。晉王以李嗣昭爲招討使。代

九門見唐  
玄宗天寶  
十五載

壹計切

任平聲音

淇門見唐  
昭宗大順  
二年

共音恭

梁主瑱龍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九

寶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嗣昭設伏邀擊之。殺獲殆盡。鎮兵發矢中其腦。孫策之中類。韓賢之斷脛。李嗣昭之。不如是也。嗣昭拔矢射之。一發而殪。是夕亦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御進也。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詐令士卒劫已為雷。後晉王以用兵方殷。以鎮州未下。梁兵又來攻。擾河上。用兵之。事方殷也。殷盛也。不得已。改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為雷。後為李繼韜叛。晉附梁張本。秋八。月。梁取晉衛州。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城卒。皆徵月課。縱歸。三省曰。月徵其課錢。而免其防守之勞。梁段凝。張朗引兵夜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集覽。共城。縣名。屬河內郡。按河內郡。今懷州是。實實。共城。古共伯之國。周為鄗國地。春秋時并於衛。漢始置共州。并析置。凡城縣。尋罷州。及省。凡城入焉。屬衛州。金改為河平縣。後

改為

三省曰九  
域志澶州  
西至衛州  
三百四十  
里相州南  
至衛州一  
百五十里

溫許御切

藥步格切

改為蘇門縣。尋陞為輝州。元因之。國朝仍為縣。屬衛輝府。新鄉縣。各屬汲郡。按古及郡。今衛州是。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相州。古鄴郡。今彰德府是。殷王河。宣甲居相。即此。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九月。晉王克鎮州。自領之。以符習為天平節度使。張處

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及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闕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三省曰。當是時。晉兵彊。天下鎮號為怯。晉王仗順討逆。宜一鼓而下也。鎮人忘王氏百年煦養之恩。而為張文禮父子爭。一旦之命。史建唐。須臾於前。閻寶敗。退於後。李嗣昭。李存進。相繼與尸而歸。四人者。皆晉之驍將也。然則鎮勇而晉怯。邪。非也。鎮人負弒君之罪。知城破之日。必駢首而就戮。故盡死。一力以抗晉。晉以常勝之兵。而臨必死之衆。雖兵精將勇。至於畏身而不能克。是以古之伐罪。散其枝黨。罪止元惡者。誠慮此也。晉王以李存審為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豐。投緹以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濛。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屍於市。集覽。磔。裂也。漢制

梁主瑱龍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

特進見漢成帝鴻嘉元年

諸死刑皆磔於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祭而葬之。以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哀以葬之。(三省曰)臣為君服。斬衰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世固多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符習陳義不苟。而卒不能取河南一鎮。是以君子貴於踐言。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書法)書自領何美符習也。符習之請討文禮也。晉以成德雷後命之。於是鎮州既克。改命義寧。習無愠色。且請自攻河南。以取一鎮。不肯本。不矜功。不固求。若習者可謂賢矣。綱目前前書以習為成德雷後。此書自領之。以為天平。所以美習也。

**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三省曰)張承業平李克寧存。穎之難。以此故。曹太夫人深德之。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發明)承業之賢先儒固已論之矣。綱目於其卒也。書爵書官。既足以著其美。然承業在晉。已非一日。而綱目必繫之唐者。表其始終為唐。不失臣節。用見承業固唐之臣也。夫以一宦者而能盡節若此。乃有名為搢紳如蔣元暉。柳璨。張文

後二

對

監軍張承業卒。亞子稱帝。

世史正綱。書唐主存。勗同光元年。

豆盧革見前唐高祖武德四年。

癸未

張文

蔚楊涉之徒。賣國從賊者。豈非狗彘之不若哉。承業卒。六月。而亞子稱帝。良有以也。悲夫。(書法)監軍具官卒。於楊復光見之矣。至是再見。其再見何。承業賢也。於是唐亡。十六載矣。曷為冠之。以唐著承業之。乃心唐室也。是故張良心乎韓者也。故韓雖亡。而書韓人。陶潛心乎晉者也。故晉雖亡。而書晉徵士。承業心乎唐者也。故唐雖亡。而書唐特進監軍書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楊復光。張承業。

**十二月。晉以張憲權鎮州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三省曰)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士。司兵。司功。等諸曹。所謂判司也。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四)月。以後。唐天祐二年。梁龍德三年。十一月。是

**春二月。晉以豆盧革。盧程為行**

李克用始封於晉。存勗嗣封。及即大位。自以繼唐。有天下。國遂號曰唐。通鑑曰。春二月。晉以豆盧革。盧程為行

梁主瑱龍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十一

吳越國見  
晉帝奕太  
和三年

潞州見周  
報王五十  
三年上黨

澤州見唐  
中宗嗣聖  
十年

捐館見前  
唐代宗末  
泰元年

後唐李存  
勗稱帝

忸女六切

忸女夷切

歐歎音虛

劉太如  
知子之明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一

臺丞相

晉王下教於四鎮判官中三省曰四鎮河東魏

盧質為之首質固辭盧質慢罵晉王諸弟又能辭相位

於惟新之朝是必有見也請以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

判官盧程為之即拜行臺左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鏐

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三月晉李繼韜以

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據澤州不下李繼韜為雷後終

牙將申蒙後從而閒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弟

繼遠亦勸之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

繼韜為節度使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

事故使踰二紀三省曰故使謂繼韜父嗣昭也十二

為一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樞猶未葬

而郎君遽背君親弃君事讎不惟背君亦背親之教命

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遣董璋將兵攻之繼

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嘗殺人繫獄繼韜惜

其才勇而逸之三省曰郭威事始此歐史云威嘗遊於

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

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

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為吏所執

繼韜縱使亡去書法書不下何特予守節也故書法同

堯君素唐高祖武德八年後書死之又非君素之所可

得者矣凡晉臣降夏四月晉王存勗稱帝于魏州國

梁則書叛是年

號唐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升壇祭告遂即

國號大唐因唐國號改天祐年號為司光尊母曹氏為

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歡及受冊太

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亦謙退不自安太妃曰願吾

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汲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

向歎歎發明晉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善于時離賊

尚在乃遽自稱尊其視朱溫劉守光相去無幾向使亞

子能掃滅朱氏復立唐後則綱目必因其以天祐紀年

君亦豈敢以沙陀之矣惟其利而自取故雖自謂紹唐

凡割肉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二

唐也。綱目予晉以其不忘唐也。主讎之未滅而遽自立。網目惜之。書曰國號唐所以殊朱。唐以豆盧革。盧程同。

平章事郭崇韜。張君翰為樞密使。唐主特以其衣冠之緒。集覽衣冠士大夫也。緒謂基緒統系也。猶言後裔霸

府元僚。故用之。三省曰。按歐史豆盧為世名族。革父瑋。為唐舒州刺史。唐末之亂。革避地中山。為王處直判官。

盧程。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唐昭宗時。卒進士。為益鐵出。使。巡官。唐末避亂。變服為道士。遊燕趙間。豆盧革為義

武節度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為河東節度推官。帝議擇相。

而唐公卿故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循已死。盧質。又辟故用革。程興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李

紹宏自幽州召還。梁貞明五年。李紹宏出幽州崇韜。惡。其位在已上。乃薦居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恨之。

唐制宣徽使在樞密使之下。且權任不及遠。宜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攻。皆崇韜掌之。孔謙自謂應為租庸使。

衆議以謙人微地寒。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

考慎見前 唐德宗貞元三年

不

悅。胡氏曰。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之

際。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

氣方紛亂。天不生賢邪。將人主無知人之監。而不能致。邪。大事記曰。新史列傳。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凡除拜

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憾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韜說為相。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

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

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為。唯諾崇韜而已。歐陽脩曰。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

宰相。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

而出之。是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而戒其禍。始參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

于中。則有之。未始有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又按新史列傳。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

北都見唐  
肅宗至德  
元載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三

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唐建東西京及北都。以魏州為

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

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州。三省。曰十三節度。天

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鳳門。河東。護國。晉絳。

安國。昭義。五州。魏博。具。澶。相。鄆。洛。磁。鎮。冀。深。趙。易。祁。

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閏月。唐

媯。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并。汾。慈。隰。澤。潞。沁。遼。立宗廟于晉陽。

唐主追尊曾祖。執誼。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

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唐遣李

洎懿祖以下為七室。三省。曰。唐廟四。親廟三。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契丹屢寇晉幽。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

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

郭崇韜等皆以為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

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

取乎。三省。曰。鄆州。本東平郡。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

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

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

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比及楊劉九域。志。鄆

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津。東阿。東南至鄆州六十里。

以下文。夜渡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

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渡口。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

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

鄆人不知。此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阿縣

治所。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

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兵真奇才。吾事集

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疑

王彥章等。趣令進戰。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

之。進攻楊劉。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敬

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集覽。內。入也。入。見梁主曰。先

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

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

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

也。三省。曰。敬翔以王彥章。時健鬪而取之耳。觀其用

兵無遠略。烏足以救梁之亡乎。梁主從之。以彥章為招

梁主瑒龍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十四。



乘流而下  
三省曰楊  
村順流趣  
德勝水程  
十八里耳

鞞與排通  
步拜切

棧音伐大  
曰棧小曰  
柁

綴之瑞切  
又音拙聯  
也

蠟書見前  
唐德宗建  
中三年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四

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  
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晉王善於  
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  
也。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奴，名曰會兒。帝讀書，會兒  
常侍左右。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  
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  
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自大梁出師，拒晉  
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九  
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鞞炭。乘  
流而下。集覽：鞞，即今皮排也。所以吹扇火者。會飲尚未  
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  
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鑼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  
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  
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  
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為  
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  
財，浮河而下。每遇彎曲，輒於中流交關。一日數戰，互有  
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三省曰：此謂自德勝浮  
河東下之士卒也。彥章以十萬眾攻楊劉城，垂陷者數

效

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  
南。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  
畋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  
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  
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  
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  
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康延孝  
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歐史曰：康延孝代北  
人，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奔梁。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  
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  
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  
夜不息。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郭崇韜自楊劉夜發，  
倍道而行。恐梁人知之，故也。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  
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  
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  
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鄆家口。麻家口，馬家口。鄆家口，皆  
沿河津渡之口。亦因其土人所居之姓，以為地名。鄆州  
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殷獲軍之罪，不從。帝不  
誅朱守殷，以成解。霄殿之禍。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  
復趣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棧焚其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五

撓奴教切

牙文爾切

梟獍見晉  
元帝太興  
元年

延孝勸取  
大梁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五

連艦連艦。即列於河流以斷援兵者。彦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彦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彦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彦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彦章功竟無成。唐盧程罷事干與梁主。猶恐彦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唐主姊婿也。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唐主姊婿也。詣程曰。蟲豸無足。曰。彘。唐主怒曰。朕誤相此癡子。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裴約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物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帝志在自東平。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三省曰。彈丸之地。言其小也。自并路窺懷洛則澤州為要地。帝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發明前書李繼韜叛降于梁。已正繼韜叛國之罪。次書其將裴約據澤州不下。已予裴約不屈之節。至是書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是予其死節之實。其

必及人  
意

自明

其

旨明矣。夫繼韜叛君事。雖裴約審於大義守死不屈。觀其所以泣諭其眾之語。可謂詞旨甚白。故綱目書而予之。亦所以泣諭其眾守節者之勸也。書法書死之何。予節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五。詳孺子嬰居攝元年而五季書十人焉。裴約。王彥章。姚洪。夏魯奇。宋令詢。沈斌。鞏廷美。趙崇溥。劉仁瞻。張彥卿。何代不生才。疾風知勁草。信矣。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梁主疑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侯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疑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凝將全軍五萬。濟河掠澶州。至頓兵。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鑿。騎士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梁將康延孝奔唐。唐主引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城(三省曰)朝城縣屬魏州。本漢東武陽郡。其後為縣。唐武后改為武聖。開元間改為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為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欵行伍。以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六

三省注按  
路振九國  
志蜀主乾  
德元年改  
龍躍池為  
宣華苑  
錯音皆  
史言蜀主  
有陳後主  
之風

敗績見漢  
獻帝興平  
二年  
大梁見周  
顯王二十  
九年

梁主瑱龍德三年  
以近臣監之如張漢傑監王彥章軍之類進止可否動  
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  
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  
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  
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  
天下定矣康延孝之計與李嗣源郭崇韜所見略同唐  
主大悅(發明)書奔不書叛義已見於前矣一將之降本  
無足道然唐之滅梁梁之見滅決於是矣故書(書法)延  
孝何以外將必關於成敗之故而後書是故得李祐而  
志矣凡外將必關於成敗之故而後書是故得李祐而  
後淮西之破決得延孝而後九月蜀主宴群臣於宣華  
苑蜀主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等為狎客陪侍遊宴與  
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  
權宰相王錯使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  
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  
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  
主不能月至是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三省曰)重陽  
九月九日也九月陽數也九月而九月日故曰重陽酒酣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意嘉

嘉王宗壽乘閒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昭曰嘉王好  
酒悲人有醉後而涕泣者俗謂之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十月朔日食○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

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唐自德勝失利以  
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  
未下契丹屢寇瀛涿(三省曰)此即言梁龍德二年契丹  
入鎮定境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即康延孝之言

唐主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  
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晉蓋取河北獨黎陽為梁  
守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  
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

甲十五餘年梁太祖開平二年帝嗣晉王位始戰于夾  
寨至是年凡在兵閒十七年欲雪家國讎恥今已正尊  
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

將來食盡眾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  
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以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  
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段凝自酸棗

決河注鄆州以限唐兵號護駕水恃此不復為備疑非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七

當道築室  
見漢章帝  
元和三年  
作舍道邊  
三年不成

梁主瑱龍德二年  
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根本內虛。為敵所窺。所謂重戰輕防。未有不敗亡者也。陛下若雷兵守魏。固係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地理志。鄆州。中郁縣。漢平陸縣。舊治陰密城。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初。改為中都縣。移於今治。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都為汶上縣。殷密城。宋白續通典。作致密城。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帝此行非有廟勝之策。胡氏曰。莊宗以宦官之譖。罷李建及。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且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

後漢書

馬蹟見前  
唐昭宗乾  
寧三年  
將鑑詩曰。梁  
世何人烈丈  
夫。彥章忠與  
鬼神符。風生  
勁草終難靡。  
虎死雷皮未  
易枯。馮道覩  
然無愧怍。晉  
莊空爾費招  
呼。從容不出  
投降令。汗簡

今  
又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彊。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之才。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至於崇輜。決策擄汴。亦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存勗所謂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遺妻子歸。而與之訣者。亦不敢必於克梁也。烏乎。捐身與家。以爭天下。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非真英雄之所為。不足道也。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蹟遂擒之。并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闖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唐主謂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且。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九域志。中都東南至兗州九十里。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傷也。是刀創也。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主上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唐主復遣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曰。汝非邈佶烈乎。邈佶烈。即李嗣源也。本胡人。無姓氏。以騎射事李克用。克用養為子。賜姓李。名嗣源。於梁主瑱龍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十八

詳編作範模

遊墨角切

倍其吉切

取大梁

棧音集

三省曰決

河即段疑

水決護駕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八

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尋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曷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為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變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陳，兼程方陳，並陳而進也。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為用，斬之。胡氏曰：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疎遠，勳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敬翔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邪。夫彥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眾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明者，特以死節不屈爾。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越二日至曹州。三省曰：九域志。

後二天頭曹

志

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梁守將降，梁主聞彥

章就擒，唐軍且至，聚族而哭。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謂

敬翔曰：朕忽卿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將若之何？翔泣

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梁太祖鎮宣武，敬翔即為

幕屬，以至為相。迄于梁亡，故自言受恩，殆將三紀，名為

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門生故吏，下至僮

奴，乎主人之子，皆口即君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不

用，致有今日。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張良陳

平，以智輔漢高祖，定天下。後之言智者，率稱之。臣願先

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時城中

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王贊

驅市人乘城為備。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梁

主登建國樓，或請幸洛陽。收軍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

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指揮使皇甫麟曰：疑本非將材，

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

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

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復召宰相

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

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十九

改疑幸進

年見梁太

年乾化元

紆商居切

緩也

遂弒之弒  
或作戕

曙常恕切  
天明為曙

禮記郊特牲  
太社詳見

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趙巖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一百七十五里。梁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頸。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敬李振皆佐梁太祖者。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唐天祐三年。梁受唐禪。歲在丁卯。三主十七年而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於此除。可謂喜而失節矣。宜不能保有天下也。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朝矣。梁以李振為崇政使。故以稱之。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趙巖至許州。溫昭圖斬之。復名韜。詔漆朱友貞首函之。藏於太社。發明。梁篡弒之國。初無足取。然彥章武人。能死於所事。其視當時擇利叛主者。則有閒矣。

符閣

斲恨沒切  
又下結切  
齧也  
抉於決切

矣。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也。又曰。亞子是時已屢失策。勢且岌岌。曾不如初年之英明。然朱氏惡周必復。天理不容。是以唐人取之。如拾芥耳。故夫書唐主救鄆州。則見其非大舉伐梁之意。書唐主入大梁。則見梁人略無守禦之意。書梁主瑱自殺。則見瑱孤立無與之意。書唐遂滅梁。則見其遂事滅國謀非素定之意。然則梁之亡也。梁自亡耳。固非唐人能滅之也。書法不書伐梁。何未嘗伐也。故首書救鄆州。中書入未書遂滅梁。書救鄆。書遂滅。所以志唐之非素畫也。書入所以志梁之無備禦也。然則唐之得梁為幸。而梁之失國。非不幸矣。梁段凝降唐。段凝入援。以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李紹欽。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唐臣皆欲斲其面。抉其心。晏球亦賜姓名李紹虔。唐貶梁宰相鄭珣以下十一人。以其世受唐恩也。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敬翔既死。段凝杜晏球上言。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可並族誅。巖至許州。亦為溫韜所殺。發明。敬翔

始終為梁。已先縊死。李振為唐鴟梟。又降於敵。趙巖張漢傑梁之姦臣。國亡不死。綱目不復分別。槩以伏誅。書之者。蓋以傾覆唐祚。敬翔實為之謀主。且朱溫兇暴殘忍。翔振安為之臣。傅虎以翼。雖其晚節末路。向背不同。要之均事逆賊。均為篡國之人。此綱目所以等而書之。又何別異之有哉。書法曰。人或自殺。或死于外。或正典刑。其等書伏誅。何罪可誅也。敬翔之拒李振。不可謂不知恥。而其自殺。疑亦不可與趙巖之竄同科。例以伏誅。書。何也。敬翔教溫篡竊。雖不為李振。能逃教盜之罪乎。例書伏誅。綱目之懲惡嚴矣。誅不書唐。蒙上文也。唐

**毀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發明）三代既遠。聖  
 篡竊相踵。逆亂之徒。橫行於天下。忠臣義士。飲恨而莫伸。蓋自曹馬以降。未有一人能遂討賊之志者。朱氏滅唐。獨李克用父子。極力致討。幸而卒酬其志。真可謂千古之遇矣。向使滅梁之後。宣明大義。舉行殘戮。汗豬之典。剖棺焚屍。告之昭哀。之廟。以謝祖宗在天之靈。則朱溫弒二君一后。滅唐三百年社稷之罪。亦可少快臣民之憤。而後世逆亂之徒。亦或知所戒矣。夫何莊宗雖有是志。竟移於姦佞者之言而止。故綱目於此書唐毀梁

宗廟

毀梁

考異提要  
 及徽本無  
 者南見秦  
 河襄王元  
 年三川

鑿初諫切

宗廟追廢朱溫等為庶人。而不及其他。蓋亦予之。而不盡焉者。然後知予其所已行。則惜其所未行者矣。豈不深可歎哉。書法。莽書毀漢高廟。罪之也。此書毀梁宗廟。何予之也。然則晉追廢從珂書。唐主溫則。曷為以故姓名書。賊也。非從珂比矣。終綱目書梁諸藩鎮入朝于毀先代廟。二新莽始建國二年。是年梁諸藩鎮入朝于

**唐者皆復其任**  
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  
崇韜權兼內外。謀猷中外。爭譽之。唐以郭崇韜守侍中。規益竭忠。無隱。頗亦

中外爭譽之。唐以郭崇韜守侍中。規益竭忠。無隱。頗亦恩寵隆異。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宗奭成而已。無所裁正矣。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宗奭復名全義。唐主欲廢梁太祖墓。馮智舒曰。梁太祖墓。號極陵。在河南府城東南。斷棺焚屍。全義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斷。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錘其闕室。削封樹而已。集覽。錘。損削之也。謂毀其觀闕宮室。削去之也。正誤。封。謂聚土之墳。樹。謂所植松柏。今皆削之。猶言不封不樹也。三省曰。張全義。猶不忘梁祖河陽之恩。削其封樹者。隳其墳。褚其山也。胡氏曰。朱全忠併弒二主。毀唐宗社。

汗豬宮室  
詳見宋文  
帝元嘉三  
十年

馮智舒曰楚州古  
地名山陽春秋戰  
國秦漢晉析置不  
一東魏為山陽郡  
隋置楚州大業初  
併入江都郡唐為  
東楚州後改楚州  
天寶初改淮陰郡  
乾元初復為楚州  
五代時南唐陞順  
化軍宋仍為楚州  
建炎中置楚泗承  
州連水軍鎮撫使  
尋罷紹興初於此  
置淮安軍端平初  
陞為州元陞為淮

安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改為淮安府  
直隸京師

賅音求枉  
法致賂曰  
賅

彗星見周  
顯王八年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廿一

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宗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屍而賜之。汗豬其宮室，然後快人心。合天意，垂後來亂賊之監。全義懷私甘辱，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書法於宗，爽復明全義矣。其以宗爽書何罪宗爽也。曷為罪之。先是朱溫避暑其第，淫汙殆遍。綱目嘗書曰：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爽第矣。及是宗爽復名全義，入朝于唐。唐主將戮溫尸以豁眾憤，全義力救止之。是黨賊而忘其恥也。綱目不書全義書其故名，若曰：是嘗書梁主避暑其第者，所以志忘恥懷私之罪也。後此則書全義從其名矣。綱目之唐加李嗣源中書令。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殷遣其子希範入見，納行營都統印。三省曰：吳遣使如梁，命殷為洪鄂行營都統，上本道將吏籍。吳遣使如唐，唐遣使以滅梁告吳。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進時也。今將柰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善哉。峴也。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殘

表

吳貶鍾泰章為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

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知誥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聚其女以解之。時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賂，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文簿次第一一責之。知誥曰：何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以是彗星見。彗出與鬼長丈餘。三省曰：與鬼五星秦重之。彗星見，雍州分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彌。蜀主怒，流雲黎州。道卒發明三皇邁德七曜順軌。蓋聖賢在位，則日星為之明潤。烏有帝王建功立業之始，而天變已

梁主瑱龍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廿二



形於上者哉。是時唐方滅梁。使其果足以任代天子民之職。則無是矣。書彗星見而不聞。有恐懼修省之實。未幾蜀亡。而唐亦不免。海內愈亂。不可救止。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書法於是彗出與鬼并。鬼相近。未幾而蜀亡。則彗為蜀亡之兆明矣。不書出與鬼何。若曰天有大戒。凡有國者皆當有警戒之心。綱目惡傳會故不書所出。終綱目書彗十有七。詳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為泰寧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故有是命。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遠前此其類。唐主悅。厚賜之。嘗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嘗曰。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三省曰。中牟。在大梁西七十里。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書云。狎海君子。罔以盡其心。泥使伶人侮弄之哉。亦有反相附託。

批蒲結切  
又匹迷切切  
反手擊也

伶人尚有  
左道之諫

罷信伶人

世史正綱  
書溫韜入  
朝郭崇韜  
發其發陵  
之罪請誅  
之唐主以  
經赦免之  
埒音劣

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賄賂結之。無材而利祿者。何可勝數哉。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間閭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唐朱友謙溫韜入朝。宴寵錫無算。賜姓名曰李紹琛。賜溫韜姓名曰李紹琛。賜溫韜姓名曰李紹琛。紹冲紹冲多賈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遍。其罪與朱溫埒。耳。集覽埒埒埒也。譬如肩與垣相等。何得復居力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沐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胡氏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貨官姬。必不以赦為言也。發明前書華原賊溫韜發唐諸陵。此書溫韜入朝。則唐之失刑。為可知矣。然則唐省文武官。未充。請量雷三省寺監官。餘並停。唐廢北都為成德軍。梁東京為宣武。

認從之人頗咨怨。唐廢北都為成德軍。梁東京為宣武。

軍以宋州為歸德軍○唐以趙光胤韋說同平章事豆

盧革判租庸兼鹽鐵轉運使議者以郭崇韜不能知朝

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

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者宿有文

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

光胤廉潔方正有宰相器三省曰三人者皆仕梁廷珪

琪為太祖冊禮使必唐之時嘗奉朝命冊晉王者也豆

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故有是命光胤光逢

之弟也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光逢自梁朝

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他日光

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

務言欲專租庸使一司事務也言於郭崇韜奏為東京

副畱守崇韜復奏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

使謙彌

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高季昌避唐朝諱

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

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

矣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

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

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五苑民怨伐

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

唐復以長安為西京京兆府○十二月唐遷都洛陽從

全義之唐復行舊律令御史臺奏朱溫刪改本朝律令

收舊本焚之聞定州敕庫所唐李繼韜入朝赦之尋伏

誅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

是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

所感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又求哀於

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遺弟繼遠

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并斬繼遠

吳復遣使如唐吳復遣盧蘋使唐嚴可求預料所問教

王幼學注

蘋音頻盧

蘋姓名也

宣武軍見

周顯王二

十九年大

梁歸德軍名

本宋古邑

名梁置宣

武軍唐改

歸德軍

本朝降為

州屬開封

荆南節度

見漢新齊

天鳳四年

荆州

長安見漢

高帝七年

京兆見漢

武帝太初

元年

洛陽見周

顯王三年

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以莊宗新得天下。故曰新朝。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三省曰。帝荒淫驕矜。為鄰敵及姦雄所窺。胡氏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然事在強勉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孰能禦之。莊宗之失是已。夫九五尊位。非覬望可得。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伊川傳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處之為懼。是以能濟。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予臨兆民。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莊宗克梁。志驕氣溢。為藩鎮所窺。凡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為害。乃爾。可不戒哉。書法。綱目。書來朝多矣。不皆書還。漢河間王來朝。書還。卒賢王也。東平王來朝。書歸國。重恩禮也。唐崔旰入朝。書還。鎮

考證 寇當 申甲

幽州見漢 光武建武 岐見周顯 王八年

鎮

譏失刑也。田弘正來朝。書還。鎮。美忠順也。劉從諫來朝。書歸。鎮。譏取輕也。周安審琦來朝。書還。鎮。美推誠也。此其書還。鎮。何危。季興也。季興將朝。梁震諫不聽。既至。唐主惑。邇言欲留之。以崇韜諫。遣歸。鎮。書曰。高季興還。鎮。幸之也。而唐主之失著矣。

○後唐同光二年。岐王茂貞遣使入貢。

去日正月。契丹寇幽州。○岐王茂貞遣使入貢。

于唐。茂貞聞唐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暉入貢。李繼暉以鳳翔行軍司馬。領涇州節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前朝耆舊。前朝謂唐僖昭之朝。特加優禮。賜詔不名。唐

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敕內官不應居外。

唐末。誅宦官。其有逃逸者。散投外鎮。及為私家所養。至者殆千人。皆給膳優厚。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

諸司使。時所在。若九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

唐莊宗同光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廿五

怙。侯古切。恃也。

唐莊宗同光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廿五

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恩使。五坊使。如京使。尚食使。改衙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閣門使。西上閣門使。內園裁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廐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內諸司使。其官亦多。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藩鎮皆憤怒。為後諸藩鎮。乘變殺監軍張本。發明唐室亡於宦者。此莊宗之所知也。滅梁未幾。即尋覆轍。故綱目書其復以宦官為諸司使。及監軍以罪之。且以見亡國之由也。書法書復以何志失也。天祐以來。改用士人矣。於是而復用宦者。自此浸干朝政。譖毀陵忽。而諸鎮搖心矣。唐以王正言為租庸使。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為頭宰相。三省曰。豆盧革時為首相。故稱之為首座相。公集覽第遠謂宅第遙遠。薄書畱滯。宜更圖之。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集覽便省庫錢。便謂擅便也。省減耗也。三省曰。今俗謂借錢為便錢。言借貸以使用也。時租庸錢皆入省。庫謙以示崇韜。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請復用張憲。謙彌失望。言於革曰。錢穀

租庸使

御事

穀

考證下當書境內

南郊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細事。魏都根本。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集覽興唐尹。後唐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尹。府尹也。智力不足。使之居朝廷。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言於崇韜。乃畱張憲於東京。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尋敕三司並唐太后至洛陽。唐主遣存渥。繼歲迎太后。隸租庸使。唐太后至洛陽。太妃曰。陵廟。遂畱不來。三省曰。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畱不來。三省曰。帝即位。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陵曰。求興。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豈專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義甚正。為太后。太妃。俱以憂邑成疾。張本太后至洛陽。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愁怨。郭崇韜頗受饋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藩鎮。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土好貨之惡。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勤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

唐莊宗同光二十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廿六

上供見唐  
憲宗元和  
三年  
軍士離心

秦州見漢  
成帝元延  
元年天水

膏梁詳見  
宋文帝元  
嘉元年

甄別流品  
見唐宣宗  
大中十二  
年

唐莊宗同光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  
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之勞軍錢崇韜言  
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  
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  
庸輦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唐以李茂貞為秦王  
恨有離心矣焉後諸軍離叛張本

○唐立夫人劉氏為后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侂人主性  
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

推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豆盧革韋說嘗  
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  
韜因曰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  
祖也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  
棄勳舊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鬱鬱  
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  
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  
正妃韓夫人在三省曰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共  
次曰燕國夫人伊氏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  
人按歐史劉氏為袁建豐所得內之太后宮教以吹笙  
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  
微而妬悍也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

崇韜

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宦輩不能為患  
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后生於寒微  
其父以醫卜為業后幼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淫妬從唐  
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  
門地相高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妾哭而  
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答之宮門又專務蓄財薪  
蘇果茹皆販鬻之採木為薪採草為蘇果茹也茹米也  
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  
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  
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  
古亂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勳臣畏伶宦之讒皆不  
自安李嗣源求解兵柄不許胡氏曰崇韜希莊宗邪心  
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族嗚呼豈不足為持  
祿迷邦者之戒哉大事記曰莊宗欲立劉氏為后而韓  
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承  
天下大亂之際然顧典禮人情未知所出群臣無敢當  
其議者將相豆盧革郭崇韜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從之  
劉氏既立躡貨蠹政天下大亂莊宗弒死李氏子孫殲  
焉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其請立劉氏不過謂天  
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以賴其功而已然唐之亡實由

唐莊宗同光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廿七

亢音康。當也。高也。詳見洪武陽

蜀見周安王十五年

唐莊宗同光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廿七  
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同光之初。海內幾何。指揮而定。崇韜以覆其社稷。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以盡忠。赤族而革。亦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等力爭。以為不可。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死。及武氏得志。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勣亦以拜敬業。故發墓夷族。遂良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也。如此。發明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然其為慮也。思之非不深。計之非不工。然異日彙之所起。往往又自失其至深至工者焉。是故人之處心行事。莫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而已。郭崇韜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用是以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嗚呼。正之一三月。蜀主宴近臣。言其真萬世人。臣處心行事之要乎。三月。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三省曰。北敵謂唐也。書法。譏襄也。蜀主於是再書宴矣。終綱目書宴十六大宴。

南平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盧龍節度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諸陵見唐懿宗咸通四年十月十六

太宴

一貞觀十二年以前書宴九。自隋宴外皆美也。景龍四年以後書宴八。皆譏也。詳漢高帝五年舍是無書宴者矣。

唐封高季興為南平王。唐以李存賢為盧龍節度

使。李存審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三省曰。李存審自滄徙幽。時已寢疾。表求入覲。許之初。唐主嘗與

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為軍卒。善角觝。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唐主曰。汝能

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三省曰。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

鎮可以。唐詔銓司考覈偽濫。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戲取矣。唐詔銓司考覈偽濫。告勅鬻於族姻。三省曰。鬻

於族姻。則既非矣。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言舅拜其甥。叔拜其姪也。

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塗毀告身者十。唐遣使按視諸

事。官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唐遣使按視諸

陵。書法。脩陵必音重山陵也。終綱目書脩陵者五。鎮衛

夏四月唐主加尊號○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唐遣客

嚴使于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

氏篡竊諸侯會無勤王之舉王宗儔請斬之蜀主不從

宣徽使宋光祿言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

艦以待之三省曰言治戰艦欲以防峽江蜀主乃以光

祿為梓州觀察使嚴之行也唐主令市宮中珍玩而蜀

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

物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

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人乎嚴因言衍

童駮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

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

可翹足而待也唐主然之為伐蜀張本發明不直曰遣

使如蜀而必曰遣客省使如蜀者一以著宦人之禍一

以著亡蜀之因耳若夫李嚴能言蜀主之失而不能知

唐主之失則亦可謂明於知彼而暗於知己者矣吁

**唐秦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

立有寵於李繼韜二省曰李繼韜之求世襲也改昭義

軍為安義軍繼韜誅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戍涿州

唐澤潞軍亂初安義

牙將楊

立因聚謀攻城焚掠市肆自稱雷後表求

唐貸民錢孔

旌節詔以李嗣源李紹榮張廷蘊討之

賤價徵絲償所貸錢屢檄州縣督之知汴州盧質言梁

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

為人所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而有司未改

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不報發明前書以王正言為租

庸使猶未見其措剝之失至是書貸民錢則誅求侵刻

之患作矣雖欲不亡不可待也書法嘗書貸王侯半租

矣漢桓帝延熹四年又嘗書貸商稅富人錢穀矣僖宗

乾符五年譏取民也於是貸與民錢是年其予之歟強

貸之錢而使以賤估償絲巧取亦甚矣故書譏之終綱

目錢穀書貸三取

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予雖異皆譏也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三省曰

帝思周匝而不思周德威此其所以亡也入汴之日

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

德源之力也梁內園使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

裁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使接使

國朝止名內園使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

唐莊宗同光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二年

唐莊宗同光二年

糗去父切

艦戶黯切

葆音保

粗与麤同

駮語駮切

夏四月唐主加尊號

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遣客

唐秦王李茂貞卒

唐澤潞軍亂

唐貸民錢

立有寵於李繼韜

唐莊宗同光二年

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六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胡氏曰莊宗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達之天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發明賢者任於伶官古亦有之未聞用伶人為刺史者也揭而書之所以志唐主亡國之本書法直書其事而貶義自見矣莊宗之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以路州叛故有是詔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僭竊者尚多三省曰當是時諸道奉貢者有所不論如蜀如吳如漢皆唐之諸道也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此正時病也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書法此始皇壞城郭決隄防之遺意也於是再見而秦

唐

秦

考證寇當 鳳翔見周 顯王八年 岐義節度 見漢和帝 永元七年 易州 胡三省注 曠莫定切 夷平也

唐乃亡於長驅之兵則多契丹寇幽州○唐以李繼暉為防亦何益哉書譏之也

鳳翔節度使○唐以曹義金為歸義節度使吐蕃雜居

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三省曰唐懿宗咸通八年張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畱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唐討潞州平之源軍

前鋒至潞州日已曠張廷蘊帥麾下壯士坎城而上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嗣源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三省曰以張廷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六月唐以

李嗣源為蕃漢馬步總管源入汴之張本也秋七月

唐發兵塞決河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命將軍

唐以孔謙為租庸使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

表求解職唐主怒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會正言病風恍惚景進又以為言乃以謙為租庸使孔循為副使



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三省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讓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謙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以是爲功臣之號。以寵孔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怨。其能久乎。爲明宗誅謙。張本天平節度使李存霸等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不知。有紊規程使司。謂節度使司也。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閑。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節鎮爲會府。巡屬諸州。爲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迺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僞庭近事。時以梁爲僞。廷黜之也。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較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司雖有此敕。竟不行。三省曰：徵斂嚴急。但期趣辦。唐主獵于近郊。時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竟不奉救而行。唐主獵于近郊。伏於

叢

齊音紬

職貢見漢文帝元年

玉册見前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伏於

叢薄。三省曰：叢薄。草叢生曰叢。草木交錯曰薄。俟上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爲理。民何以爲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三省曰：諫獵一也。中牟令幾不免於死。洛陽令乃蒙勞遣者。意必有伶官爲之容也。夷考何。蜀中書令王宗儔卒。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宋光嗣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泣謝。宗弼子承班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書法宗儔本謀廢立。未發而卒。則其卒之何。宗儔忠臣也。其謀廢立爲社稷計。蓋可與權者。使其謀。冬蜀以宦者王承休爲龍武指揮使。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賜優異。以承休悅之。三省曰：爲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以爲已副。舊將無不憤。吳越入貢于唐。吳越王鏐復脩本朝職貢于唐。三復事唐。故云復脩本朝職貢。唐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册。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唐莊宗同光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州

王公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之。以存古意。唐主曲從之。

曰迎鑿鎮。集覽。白沙。在揚州西南六十里。後唐時。偽吳

蘇子瞻有詩。白沙何必煩此翁。注。真州。唐永正縣。白沙

鎮也。三省曰。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七

穀土。書請改白沙為迎鑿。其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

黃道。鑿與所止。井邑皆為赤縣。徐溫來朝。先是溫以親

吏翟虔為閤門使。使察王起居。防制甚急。使鍾泰章殺

張顛。閉牙城門。討朱瑾。皆翟虔也。故徐溫親任之。至是

王對溫。名兩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

矣。因以虔無禮告。溫頓首謝。請斬之。王曰。遠徙可也。乃

徙撫州。唐主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

墓。斬棺。今使從官拜之。何前後之相違也。涉歷山險。連

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眾。帝荒於從禽

而不恤士卒。書法。前書獵于蜀。遣使如唐。罷北邊兵。書

近郊矣。於是再書。皆譏也。蜀遣使如唐。罷北邊兵。書

於是李嚴方請伐蜀。而蜀乃罷北邊兵。以始。十二月。蜀

敵欲不亡得乎。綱目書之。所以戒無備也。

復以張格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

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

之端也。三省曰。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

垂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為相者。得免禍

乎。書法。復以何。嘗相也。於是宗衍德其立已。故再相之。

斯人為相。其何救於亡哉。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禦

書曰。復以為相位。惜之也。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禦

伊闕見周  
安工十五  
年  
斷音捉

考異正月契丹寇幽州五月契丹寇幽州十二月契丹寇蔚州按凡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郡據王莽時書匈奴入塞今五季之間中國無統夷狄入中國當書侵某國或云入某國某州此及上年屢書寇傳錄誤耳後清泰二年書契丹寇遼天福八年書契丹入寇開運元年書契丹寇晉州契丹復入寇開運三年書契丹寇定州契丹六舉入寇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寇潞州乾祐二年書契丹寇河

復以張格同平章事

初。格之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

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

之端也。三省曰。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

垂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為相者。得免禍

乎。書法。復以何。嘗相也。於是宗衍德其立已。故再相之。

斯人為相。其何救於亡哉。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禦

書曰。復以為相位。惜之也。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禦

之。○唐主及后如河南尹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

父母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疆之。竟受

后拜。復貢獻謝恩。三省曰。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

婢。屈膝於人。志在求貨耳。惡可以母天下乎。明日。后命

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

北乾祐二年書契丹  
入寇廣順二年書契丹  
丹寇冀州廣順三年  
書契丹寇定州顯德  
四年書契丹北漢會  
兵寇周潞州並誤書  
寇且或但云某州不  
與某國亦屬誤也  
考證寇當作攻唐  
考異如當作幸按巡  
行例第宅曰幸此誤  
作如

三省注時  
以魏州為  
興唐府  
南漢劉巖  
百龍元年

音至  
悍侯罕切又去聲悍  
急強狠  
三月唐黜李從珂為  
突騎指揮使  
考證當加嗣源養子  
於從珂之上謹按  
五代史從珂本王姓  
母魏氏少寡有子阿  
三年十餘明宗掠得  
魏氏養阿三為子  
姓李改今名是為潞  
王綱目於明宗書曰  
李克用養子於周世  
宗書曰周主養子此  
當加嗣源養子於從  
珂之上例也五李  
養子得國者有此三

唐莊宗同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卅二

皆譏也。惟晉成帝幸司徒導府。蜀以王承休為天雄節

度使。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承休言於

許之。故有是命。又以徐延瓊為內外都指揮使。延瓊以

外戚。居舊將之右。眾皆不平。三省曰。蜀主之母之妃。皆

徐氏也。蜀主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

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為行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

衆之。所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書法唐書白志

貞為浙西觀察使矣。德宗貞元三年。未有宦者為節度

使者也。宦者節度於是始見。是年特

書以甚之。終綱目宦官為方鎮二

後唐同光三年。春正月。唐主

如興唐。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三省曰。謂去年。樂契

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至是。唐主怒。罰憲俸

一月。令自往。取往嗣源軍中。取細鎧。又以義武王郛。將

入朝。集覽。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晉王因以都代之。欲闢。德

龍德元年。都幽殺其父處直。晉王因以都代之。欲闢。德

場憲以場有卽位壇。不可毀。三省曰。同光元年。帝築壇

於魏州牙城之南。告天卽位。請更闢場於宮西。數日未

成。唐主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受命之

地。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

兩虞候。馬軍虞候。及步軍虞候。一曰左右。兩虞候。憲私

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三省曰。張憲。郭崇韜

相與私議。而不敢廷爭。以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

度使。唐主欲徙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

唐主欲徙崇韜。欲使二人。兩易節鎮。崇韜

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

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

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

汴州在成。阜。閔之東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衝要之地也。

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

基也。唐主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

業。保固河津。謂築壘。馬家口。與取大梁。豈百戰之功可

比乎。崇韜固漢遣使如唐。使何詞。入貢。覘強弱。還宮苑

辭。乃許之。唐莊宗同光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卅三

場

臣臣父子子子相保敬其所尊愛所親而不相害故傳於永世莊宗承用之業有天下之而不知經綸大經以弒嗣絕而明繼之明宗奮於卒克用子養之者觀其立功以報國也入朝之日固當討誅伶人之弒莊宗者迎魏王繼及而立之義也乃偏魏王而奪其國雖息兵恤民史稱賢主而大義已虧不足賢矣王從珂石敬瑭劉知遠三人同事明宗從珂不思撫育之恩其弒閔帝若敬瑭能

聲其罪正其名遂諸侯王而致討孰能禦之焉用區區小數名戎狄遺天下後世患至如知遠伺釁而皆無綱常之教一以詐力劫持之何以能永世哉故異姓不可以為子詐力不可以為國建邦啓業所宜深鑑也周世宗受太祖命而繼立正也冒太祖姓非正也帝王可繼族類不可濫若復姓柴氏而受終於太祖者斯謂正矣昔者聖人為政必先正名世宗以不正之名臨郡國綱目鈞以卷子書亦無足補焉

唐莊宗同光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遂不復通三省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漢主既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三月唐黜李從珂為心騎指揮使唐主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從珂為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三省曰石門鎮即唐之橫水柵嗣源憂恐求朝不許郭崇韜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李嗣源為書令審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故以稱之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三省曰為李嗣源疑懼張本郭崇韜其亦自知為伶官所忌乎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唐宦者欲增廣殯御詐言宮中省曰咸通唐懿宗平號乾符僖宗年號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書法綱目唐復書采選良家四詳晉癸巳年合是無普采選者矣唐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為鄴都夏四月朔日食○大旱

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三省曰謂者告語之也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慙懼而死三省曰異五月唐太妃劉氏卒太妃別三省曰二年正月太后離晉陽嘗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妃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三省曰太妃之悲慕以太妃有以得其心耳書法太妃立不書書卒何志太后所以卒也劉氏唐主嫡母曹氏則生母也唐主立劉氏為太妃曹氏為太后不惟劉氏無愠色而於太后情好更篤可謂賢母矣太后之如洛陽既別常不樂而妃亦邑邑成疾妃卒太后自是得疾遂殂自古嫡妾易位不相妬而和睦未有如此六月雨春夏大旱至是始者綱目特書之所以示勸也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此其志日始霽百川皆溢書法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此其志喜歟記異也先是書夏大旱及是而雨其為記異何雨喜也雨而七十五日乃止唐主作清暑樓唐主苦溽暑百川皆溢其為異也大矣唐主作清暑樓唐主苦溽暑唐莊宗同光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濕熱也。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會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其費仰於租庸使，者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閤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郭崇韜之言，其指明君養之移人，可謂婉切。其如帝不听，何？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吳鎮海判官陳彥謙卒**  
彥謙有疾，三省曰：陳彥謙。徐溫所親信者也。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彥謙臨終，密畱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為嗣。三省曰：以父子血氣所屬之親，感動徐溫。書法卒小國臣錄賢也。綱目於五代卒小國臣十有三詳，戊寅年蜀而吳居三焉。陳彥謙徐

鎮海見唐  
 肅宗上元  
 元年江淮

徐

溫、柴再用舍是。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唐主哀毀八月，

**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  
貫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

託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三省曰：劉后以父事張全義，故得遣婢出入宮掖，后與伶宦共毀之。唐主舍怒未發，會往視坤陵五代會要曰：上欲耐太后於代州，太祖園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不當分兩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漢

朝諸陵皆近秦雍，國家園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初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

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耐葬代州，理未為允。於是作坤陵道，淳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

不脩，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唐主

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冤之。三省曰：羅貫之死，崇韜可以去而不能去，自致夷滅，哀哉。

淳乃定切  
 淳也

唐莊宗同光三年

才足之士  
與纜同

青城山見  
晉惠帝太  
安二年

唐莊宗同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卅五

胡氏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曾子曰斷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為伶宦譖毀而殺賢  
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才足為小節而殺  
賢縣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發明少康以一旅而興商蜀雖蕞  
爾諸葛武侯嘗用之矣觸之者碎犯之者劬地非加廣  
也兵非加衆也亦以用之所得其道耳自王建之歿王衍  
繼立首尾八載觀綱目之所書無非亡國之事故書以  
官者為將軍則近習進矣書殺華陽尉張士喬則諫臣  
戮矣書北循遣兵侵岐則輕佻黷武矣書宴群臣於宣  
華苑宴近臣於怡神亭則沈湎無度矣書以宦者王承  
休為指揮使節度使則管軍非其人矣書遣使如唐罷  
北邊兵則弛備以啓敵矣至是上書遊青城山下書唐  
兵伐蜀繼書蜀主東遊則蜀之亡滅無可言者夫以一  
蜀之微本無足述然綱目屢書于冊蓋欲後人知其覆  
亡之故殷鑒若此必憂勤圖治必兢兢業保邦必畏天命  
之難謀必知人心之難保則庶幾充紹丕基永終天祿  
其為後王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書法嘗書燕主熙與  
其后遊白鹿山矣晉安帝元興三年於是復見凡遊譏

也與后妃遊譏之譏也終綱目書太后遊幸三梁已亥  
年魏太后唐穆宗長慶二年郭太后是年書與后遊幸  
二燕主熙與后遊白鹿唐甲申  
年唐主與其太妃如張全義第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  
韜將兵伐蜀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諂事宣徽  
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  
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集覽段凝本梁將降唐賜姓名  
李紹欽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  
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  
為都統三省曰安祿山之亂玄宗命諸子為諸道都  
統此唐故事也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  
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  
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高季興充招  
討使李繼岌充轉運使李令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  
李嚴皆為列將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  
三州為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荆南節度唐末之  
亂王建據蜀併而有之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  
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  
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冬十月蜀主東遊安重  
勳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

譏

也與后妃遊譏之譏也終綱目書太后遊幸三梁已亥  
年魏太后唐穆宗長慶二年郭太后是年書與后遊幸  
二燕主熙與后遊白鹿唐甲申  
年唐主與其太妃如張全義第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  
韜將兵伐蜀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諂事宣徽  
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  
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集覽段凝本梁將降唐賜姓名  
李紹欽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  
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  
為都統三省曰安祿山之亂玄宗命諸子為諸道都  
統此唐故事也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  
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  
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高季興充招  
討使李繼岌充轉運使李令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  
李嚴皆為列將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  
三州為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荆南節度唐末之  
亂王建據蜀併而有之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  
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  
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冬十月蜀主東遊安重  
勳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

也與后妃遊譏之譏也終綱目書太后遊幸三梁已亥  
年魏太后唐穆宗長慶二年郭太后是年書與后遊幸  
二燕主熙與后遊白鹿唐甲申  
年唐主與其太妃如張全義第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  
韜將兵伐蜀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諂事宣徽  
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  
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集覽段凝本梁將降唐賜姓名  
李紹欽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  
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  
為都統三省曰安祿山之亂玄宗命諸子為諸道都  
統此唐故事也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  
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  
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高季興充招  
討使李繼岌充轉運使李令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  
李嚴皆為列將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  
三州為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荆南節度唐末之  
亂王建據蜀併而有之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  
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  
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冬十月蜀主東遊安重  
勳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

唐莊宗同光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卅六

前蜀王建  
行世共  
三十  
五年  
而亡

散關見漢  
光武建武  
二年

唐莊宗同光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卅六。

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毀府署。作行宮。強取民間文。子教歌舞。圖形以遺韓昭。昭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推官蒲禹卿上表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無故盤游。頻離宮闕。今百姓失業。盜賊公行。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自秦州歸成都。曰：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蜀主歸未及。以問蒲禹卿。而韓昭身首已異處矣。承休妻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唐自開東進。兵攻蜀。為西上。蜀主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為意。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唐李紹琛攻蜀威武城。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三省已縱。飛書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踵其後。以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曠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一決者。一決戰也。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

崇韜

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曰：州印節迎降。四州印及武興節度使印。及於節也。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兵威已振。有糧可因。知功必成。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王宗耀。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三泉。縣名。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四十五里。有百年關。金牛道之險。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聞宗勳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栢津。浮梁。集覽：津。水渡也。在利州昭化縣東。命王宗弼守利州。三省曰：三泉。西至利州一百八十九里。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葆及諸城鎮。皆望風款附。王承休與安重霸。謀掩擊唐軍。欲自秦州掩擊唐軍。之後。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言自秦州西赴成都。承休以為然。使以兵從將行。重霸拜於馬前曰：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此。開府行矣。

重霸拜於馬前

經音卦

決卽叶切

唐莊宗同光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州七  
 重霸請為公守之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同三司故稱  
 之承休無如之何遂行重霸遂以秦隴降唐高季興常  
 欲取三硤畏蜀將張武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  
 軍上硤取施州武以鐵鑲斷江路李興遣勇士乘舟斫  
 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鑲不能進退李興輕舟遁去使蜀  
 之邊帥盡如張武散關豈易入哉為後孟知祥復用張  
 武張本既而夔忠萬州遣使詣繼岌降崇韜遺王宗弼  
 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城歸三招討追及宗相持而泣  
 遂合謀送款於唐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出迎蜀主  
 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集覽回鶻隊戲名也隊謂羣  
 除數日宗弼亦至登大玄門嚴兵自衛劫遷蜀主及太  
 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及內庫金帛歸其家于  
 承涓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李紹琛進至綿州三  
 省日劔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蜀斷綿江浮梁綿州  
 謂之左綿以綿水運其左故也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  
 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  
 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畱數日  
 或教王行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卽謂鹿頭關儻延  
 旬決則勝負未可知矣集覽句十日也決周徧也十日  
 干月日決日三省日言深入之兵利於飄忽震蕩難

鑿音皆

減蜀

觀初觀切  
空棺為觀

與觀見漢  
後主炎興  
元年

雖

以持久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  
 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綿州西南至漢州一  
 百八十九里宗弼遣使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  
 來吾卽降或謂嚴或謂嚴者或以人語嚴也公首建伐  
 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  
 成都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  
 至悉命撤去樓櫓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  
 平章事王錯草降書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軍前遣  
 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崇韜宗弼斬宋光嗣  
 景潤澄李周輅歐陽晃函首送繼岌又責韓昭佞諛梟  
 於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  
 名坊也言碧雞坊遣使奉成以後宮珍玩賂繼岌崇  
 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畱其  
 物而遣之宗弼之獻繼岌之畱賢不自之相去其間不  
 能以寸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  
 主白衣首經銜壁牽羊百官衰經徒跣與觀號哭俟命  
集覽銜壁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為贊公侯伯子  
男執玉賈逵曰銜壁者蓋以手縛於後不能執壁故銜  
之牽羊賈逵曰示服為臣諫也繼岌受壁崇韜解縛焚  
觀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三省日唐昭宗大順二  
唐莊宗同光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州八



七甲履切

箸遲倨切

尚席取箸

詳見漢景

帝後元年

條侯

敬音雞著

取物說文

曰特去也

惴惴見周

赧王三十

六年

唐莊宗同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卅八

年工建取蜀至行而亡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不  
 敢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武德武信永平  
 武秦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凡十節度州六十  
 四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  
 閬普陵資榮簡邛黎雅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峽興  
 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  
 五十三州而已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  
 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七箸曰是老  
 夫之過也(集覽)七匙也著史記亞夫世家尚席取箸記  
 曲禮曰飯黍毋以箸注著飯故也又曰羹之有菜者用  
 挾注挾著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梁震曰不足憂也唐  
 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三省曰)采震之料莊宗如蜀照  
 數計安知其不為吾福荆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  
 地介乎疆國之間惴惴僅能自全何福之有楚王殷上  
 表願上印綬以保餘齡齡年也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  
 年齒亦齡也優詔諭之(大事記曰)蜀自王建以唐大  
 順二年入成都天祐七年建號傳子衍至同光三年而  
 滅凡三十五年蘇轍曰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  
 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唐莊  
 宗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郾不十日而克

後廿八 卅

而克

後廿八 卅

梁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克敵之後幸一日  
 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  
 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  
 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惟郭崇韜知其  
 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反  
 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功為自安計  
 議以魏王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去不逾時  
 而克成都然崇韜知蜀之易與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  
 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征蜀之兵  
 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師  
 兵南向無一人能禦之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  
 師有重兵崇韜不死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莊宗不  
 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其冒釁以伐人蓋有智而  
 未始學也(發明)王衍亦嘗遣兵逆戰皆不復書而直書  
 唐師滅蜀者見其滅亡之易也滅者亡國之善詞必其  
 臣主同力死于社稷乃足稱是今蜀既無人守禦已不  
 可謂之同力而又繼書王衍出降則亦不得謂之死于  
 社稷矣此固書法之意也於王衍乎何譏(書法)王衍即  
 位以來綱目凡十六書蜀事而書用宦官者三遊宴者  
 五殺諫臣廢后者各一餘則用小人而已若是而有不

唐莊宗同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卅九

東川見漢  
孺子嬰初  
始元年梓潼

王幼學注  
撲檄音卜  
速檄亦作  
檄音貼  
聶音貼  
唐敬宗寶  
曆三年

塵音主  
塵柄見晉  
愍帝建興  
二年塵尾

斬之之斬  
音觀吝也  
固也

亡者乎。唐師既臨，方且東遊不顧，未有沉湎無懼。如王  
 衍者矣。綱目上書伐蜀，次書東遊。下書滅蜀，間雖有事  
 不書，所以著王衍之慢，為後世戒也。綱目書滅國，未有  
 先書滅。後書降者，此其先書滅何？蜀無抗者，則已滅矣。  
 減不繫其降也。是故隋師滅陳，先書滅。後書降。唐師滅蜀，  
 開皇九年唐師滅蜀，先書滅。後書降。是年一先一後，綱  
 目之權衡審矣。終綱目書遊八詳秦

**十二月唐以董璋**

為東川節度使。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  
 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撲檄相從，集覽  
 撲檄，小木也。詩：野有死麕，林有撲檄。漢書：息夫躬上言。  
 諸曹以下，撲檄不足數。顏師古曰：撲檄，漢書：息夫躬上言。  
 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為都將，三省曰：帝命李紹  
 琛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為左廂虞侯。故云然。  
 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  
 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董璋軍職，則李紹琛不得  
 以軍法令之。此崇韜之所以保護董璋者也。紹琛愈怒，  
 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  
 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任園時以工

工

後

正

郭

部尚書參預軍機。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  
 紹琛懼而退。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等從繼岌，繼岌雖  
 為都統，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將吏實客趨走，盈庭而  
 都統牙門索然。索然，言寂寞也。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  
 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  
 岌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  
 王宗弼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又未得。  
 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畱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  
 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測。  
 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王上倚侍中如山嶽，  
 郭崇韜官待中，故繼岌稱之。豈肯棄之蠻夷之域乎？且  
 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  
 韜互相疑。三省曰：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  
 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以下，為殺郭崇韜張  
**本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  
 弼，弼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至，繼岌  
 亦斬之。發明此二人者，誤蜀者也。故雖崇韜挾私殺閔  
 之，亦書伏誅，以正其罪。書法不書唐誅，承上文也。

考證當去  
王字  
考異立當  
作嗣

耄亦作旄  
鹿並音帽  
八十九十  
曰耄  
白沙見前  
同光二年  
什器見漢  
後主建興  
六年什物

長和南夷  
西各見唐  
玄宗開元  
一十六年

亦作鞭  
魚孟切  
也。強也

唐莊宗同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四十

王士審知平。子延翰立。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以  
北都留守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議選代者。樞密承旨  
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三省曰。段徊  
必宦人也。皆曰。憲雖有宰相器。郭崇韜薦張憲為相。帝  
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  
可以改更。北都獨繫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  
徙憲為太原尹。王正言為興唐尹。史彥瓊為鄴都監軍。  
正言昏耄。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  
陵忽將佐。正言以下。皆諂事之。為王正言。史彥瓊。不能  
守鄴都。  
唐主獵於白沙。初。唐主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  
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  
封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  
多流亡。租賦不充。倉廩空竭。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  
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  
餓死。流言怨嗟。而唐主游畋不息。獵於白沙。後宮畢從。  
六日而還。時大雪。吏卒有僵仆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  
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甚於寇盜。  
書法。唐主於是三書獵矣。終綱目書獵者九。漢桓帝居

居

其二。唐太宗居其三。莊宗居其四。自  
太宗外。皆譏也。舍是無書獵者也。漢白龍見。漢主改  
覽改名龔。南漢主初名巖。更名陟。又因白龍見。更名龔。  
至晉。高祖。天福六年。以龔名不利。乃自造龔字。而  
名之。讀若嚴音。書法。終綱目書龍見者十。有長和求昏於

漢長和。即唐之南詔也。馮智積曰。增城公主妻之。  
名漢末。析置此縣。屬南海郡。晉於縣置東官郡。隋初廢  
郡。以縣屬廣州。唐宋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廣州  
府。三省曰。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  
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所得蠻俘數十。以天

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  
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宰相布變等。上大皇帝舅。  
奏疏。後有督爽陀酋。忍爽王寶督彌勒。忍爽董德義。督  
爽長垣。緯。忍。爽。楊希。變。等。所署有彩牋。一軸。轉韻。詩。  
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  
亦不閏。月。唐詔罷折納。紐配法。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

唐莊宗同光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四一

捐音圓。死病曰捐瘠。

疎。慈陵切。

音芥。

疏曰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細配之法。三省曰折納。謂抑氏使折估而納其所無。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唐主又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發明黃放白催之弊。其來久矣。此書詔罷折納。細配法。其文甚美。然竟不能有所施行。故於分注備載其實。而於綱目大書以著其虛文也。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軍。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可乘集覽。駮馬也。今俗呼為駮馬。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蜀中盜賊群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藁曰。郭公專權如是。延誨曰。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

以語

劉后及呂  
知柔延副  
謀殺招討  
伏崇韜討

劉后后泣訴於唐主。請早救繼岌。前此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不能無疑。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及孟知祥行。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唐主許之。尋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三省曰。觀莊宗所以命孟知祥。馬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藁等。不以劉后赦行之。崇韜得東還。亦必不能自全矣。彥珪見千里外乎。成都至洛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后復言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發明一宦者至微。遣之入蜀。特稱使。以書之。始若將隆指銜。專命然者。所以著其殺招討。陷冢嗣。亂蜀軍。亡唐室之端也。書法。自使其軍多矣。雖藩鎮不書。此其書何。病唐之端也。崇韜伐蜀有功。無過。徒以宦官延嗣之譖。遽遣彥珪圖之。崇韜之死。蜀土之亂。於是始矣。故謹書之。楚鑄鈔鐵錢。唐書曰。宦者焉。彥珪病唐主之信伶宦也。楚鑄鈔鐵錢。五

世史正綱 丙戌  
書唐同光 四年四月  
以後李嗣 源天成元  
年吳越錢 鏐寶正元 年

亦作 衅  
刀切詳見 洪武震韻

將鑑詩曰郭 將崇韜任後 唐建功立業 顯忠良七旬 西討收巴蜀 八日南征克 沐榮騎虎勢 嚴難得下制 兵權久易生 殊淹雷白落 奸讒計不保 全軀返故鄉

唐莊宗同光四年 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 高郁策三省且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馬殷府其位 任行軍司馬之上鑄鉛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 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 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 幾民間機杼大盛三省曰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於使 民而民間趨於利蓋學管子之術者也書法梁書鑄鐵 錢矣癸卯年於是再見是年終綱目書鑄鐵錢二而已

○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越寶正元年

春正月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入

朝繼麟自恃與唐主故舊有功三省曰梁之乾化二年

朱友謙即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 王與梁人戰於河上汾晉無後顧之虞以此為有功若 諸伶宦求巧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聞大 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 軍起以為討已故閱兵自衛又曰崇韜與河中陰謀內 外相應繼麟聞之懼欲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 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

至

誠則讒人獲罪矣郭侍中謂崇韜功高以其有滅梁蜀 之功非已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也乃入朝為繼麟

得禍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部署

定也馬彥珪至以皇后敕示繼岌繼岌曰彼無豐端安 可為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敕殺繼岌從之召崇韜 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 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延誨延信郭崇韜蓋與二子俱 至繼岌所故同時見殺推官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 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邪繼 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 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刊為中書省印以印敕 書而宣之也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張 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張礪為崇韜府掌書記其 事府王能始終繼岌命任園代總軍政發明崇韜之死 傳教者彥珪謀殺者從襲奮搗者李環而歸惡繼岌何 哉繼岌身為都帥初無朝命曲徇宦人之說輕殺大將 略無遲難之意其專輒擅殺之罪尚誰咎哉至於崇韜 以將相大臣盡削其官者則以其沒于貨寶輕犯近習 自貽禍敗不足以勝大臣之任耳書法如此蓋亦交照

旭音昂

蓬州見唐  
肅宗上元  
元年

駭上聲下  
楷切驚也  
惋烏貫切  
懊歎懊於  
到切悔恨  
也

鄴都見漢  
元帝建昭  
二年魏郡

常差差後  
並又茲切  
欠也

最知領切

之也書法殺崇韜者劉后教也書繼及何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況皇太后教乎繼及何復為從襲等  
 所搖則固不得不任其咎矣崇韜不書爵何罪崇韜也  
 昂為罪之崇韜之罪莫大於請立劉后唐主之不克終  
 劉后之貪吝實為之故前書立劉夫人為唐復以故蜀  
 后以著崇韜之罪至其死也則削其爵  
**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魏王獻蜀樂工唐主問嚴旭曰  
 歌而善之許復故任三省曰人皆謂帝氣習也觀  
 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而敗不知此乃帝  
 諸李存賢周匝之事可見發明王衍以荒縱亡國凡其  
 變倖之流皆當戮于境上以謝蜀人而唐王反襲其覆  
 轍自古以亂繼亂未有若是之甚者故雖方許蓬州之  
 請而綱目已書其為刺史以惡之也夫以樂工領郡非  
 亂世則無此舉況又出於亡蜀之伎乎書法前書以伶  
 人陳俊等為刺史不書梁此其書蜀何譏也莊宗親見  
 蜀以此亡既滅蜀矣改其弊政可也而復以其故樂工  
 為刺史書故蜀樂工書復以無改於舊之辭也功業之  
 不終兆矣唐殺其睦王存乂及李繼麟馬彥珪還洛陽唐主  
 兆矣

之

罪并殺其諸子三省曰此郭崇韜諸子之在洛陽者也  
 朝野駭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婿也宦官言  
 存乂攘臂稱寃言辭怨望唐主殺之景進言李繼麟與  
 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速除之唐主乃使朱守殷殺之  
 復其姓名詔繼安為謠言伶官宋之以聞故崇韜友謙  
 中時諸軍饑窘妄為謠言伶官宋之以聞故崇韜友謙  
 皆及於禍李嗣源入朝亦為謠言所屬唐主遣朱守殷  
 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  
 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  
 於命耳李嗣源答朱守殷之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矣  
 惟識度自有不可及者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唐魏  
 保嗣源危殆者數四李紹宏左右營一護以是得全唐魏  
**王繼安發成都**繼安雷李仁罕潘仁嗣趙廷隱張業武  
 為孟知祥效死張本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  
 止常差中軍一舍三省曰三十里為一舍差後於中軍  
 里也

二月唐以李紹宏為樞密使唐鄴都亂遣李紹  
**榮招諭之**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最將兵戍瓦橋踰年代  
 歸唐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救雷屯貝州

夜博見晉  
明帝太寧  
三年蒲博  
之具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四四

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皇后弒帝，人情愈駭。」三省曰：「訛言方興，而史彥瓊所為，有可疑可駭者。」訛言所以益甚，而亂隨之。仁晟部兵自南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謂因魏博兵力以攻梁，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去家咫尺，不使相見，言使之雷也。」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域志：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二十五里。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願與公俱歸。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兵力足以拒之。皇甫暉銀槍效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習見莊宗之用兵，與夫諸軍之勇怯，故敢發此言。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晟不從。暉而走，暉追及，示以二首，示以楊仁晟及小校之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六州。南趣臨清，有來告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曰：「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方至。九域志：臨清縣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瓊以為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日五十里，故計其涉三日方至也。」壬辰二月四日，日六日，謂二月六日也。是日甲午，為備未晚。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

倍

良

道

救通作案

咭聶音貼

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史彥瓊蓋加僕射，故孫鐸稱之。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奸人為內應，則事危矣。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彥瓊兵潰，單騎奔洛陽。賊入鄴，都在禮據宮城。帝即位於魏州，以牙城為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為指揮使，縱兵大掠。王

正言方據按（集覽）據，依凭也。按，凡屬也。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乃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諭遣之，眾擁在禮為留後。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斬其使。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撫三省。曰：「去年張憲自鄴都留守，遷北京，故其家尚留鄴都。」大事記曰：魏牙兵劫賀德倫西降，而莊宗因以滅梁。及趙在禮叛，李嗣源入魏，而唐亦亡。興唐者牙兵也。亡唐者亦牙兵。唐李紹琛反於蜀，魏也。作使作敵，呼吸間爾，可不畏哉。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王繼安使工部尚書任圜討之。謂董璋曰：「公復欲咭聶誰門邪？璋懼，謝罪。魏王繼安至武連，三省曰：武連，漢梓潼縣地，宋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為武功縣。後唐莊宗同光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四五





戡音堪

威武節度  
五年閩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四六

珠叛雷利州未得發紹榮久無功會邢州兵趙太等亦  
為亂據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自為雷後河朔  
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欲自征鄴都大臣皆言京師根  
本車駕不可輕動唐主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  
最為勳舊唐主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  
曰他人無可者張全義李紹宏亦累言之乃許之唐

以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鄴

都李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  
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焚營嗣源帥親軍拒戰  
不能敵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不赦從馬數卒誼競遽  
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數卒誼競遽  
欲盡誅其眾三省曰謂王溫等亂也郭從謙因王溫亂

後矯言帝意以扇動張破敗等之亂心我輩初無叛  
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  
河北李嗣源官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嗣源涕泣諭之  
不從遂拔白刃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中不受外

兵逆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  
輩負令公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禦契  
丹凡河北諸鎮兵皆屬焉而魏兵作亂是負之也敢不

惟命

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集覽詭說用詭偽之計而

說誘之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

公出收之三省曰外兵謂城外之兵嗣源紹真所領者

也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發明歐陽公脩作五代史於莊宗本紀書李嗣源反自

以為得春秋之法今綱目於嗣源之事待之甚怒是時

倡亂者張破敗既不書其主名止書討鄴兵劫嗣源八

鄴言兵則罪均於眾而嗣源之責為輕言劫則非嗣源

本意而相州於眾兵之所劫持又不以軍亂為文而繼書

本心以怨待之耳嗣源亦何以得此於綱目哉夫以莊  
宗失道寵信伶官殺戮無辜軍民怨叛嗣源胡人目不  
知書非有篡國之心爭主之意偶為亂兵所劫既趣魏  
縣眾不滿百又欲束身詣闕復為李紹榮隔絕迫於逃  
死進退維谷既而眾軍歸之如蛾赴火然後入洛人亦  
之行始不可過以理言之固可責以不能死節之義若  
槩以反逆誅之彼亦有詞於我矣綱目誅亂臣討賊子  
稟乎不怨而乃書法如此是豈私於嗣源者哉春秋誅  
心之法推見至隱亦以嗣源本心甚明初無他意耳趙  
穿弑君而歸獄趙盾者誅其心也嗣源得國而綱目怨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四七



樞具之樞  
亦作收並  
側霜切粉

將士立嗣  
天下之要  
會三省曰  
大河南通  
淮和滄魏  
舟車之所  
奏集且梁  
焉都也故  
云然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四八  
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三省曰：紂負命于天，紂所以亡，未聞妲己有是言也。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糝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三省曰：嗚呼！劉后囊金寶繫馬鞍之時，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發明莊宗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以腹削失軍心，又以拮斂失民心。夫平時正稅尚欲捐以予民，忍復先期而取，強以豫借名之乎？況是時人心已離，雖盡出內帑，痛自改厲，尚恐不及。矧又以貪吝治天下之大蠹也。所以失人心者，在是。所以促國脉者在是。然猶未至於豫借之甚者也。方其行橫斂，厚征之法也。天下之民，雖怨咨愁蹙，然猶歸咎於上之人。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且更之，尚可以為生也。惟豫借之命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國用之竭，國計之窮，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泮渙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掌國計者，惟其謹之哉！  
書法  
豫借而行而民不聊其生。已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李紹榮矣。綱目書豫借一而已。

保衛

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兪嗣源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過，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三省曰：亟，急也。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李紹虔即王晏球、李紹欽即段凝、李紹英即房知溫、屯瓦橋以備契丹。安審通屯奉化。後唐天成間，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冀州。宋保州治清苑。蓋又改秦州為保州也。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真定。嗣源鎮真定。入朝于洛。其家畱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為嗣源以王建立鎮真定。張本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軍勢大盛。從子從璋過邢州。邢人奉為雷後。河北蓋悉從。天惠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拒河陽橋。恐李嗣源自懷。三兒洛也。出金帛給賜軍士。諾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李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四九

汜音凡。又詳子切。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四九

紹榮至洛陽。白。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鄆。汴李紹榮所言。指趙在。禮所遣兵也。殊不知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矣。願陛下幸關東。招撫閑東。謂汜水關。以東唐主從之。發明。按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亮其無利之也。歐陽氏五代史。書其反。何。明君臣之大義也。方張破敗。劫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瑭之計。急趨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為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望。僅數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忠赤之詞。明其為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心也哉。況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遜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其意果何在哉。謂其無利之心。愚不敢以為然也。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然通以一反辭該之。則似乎無所分辨。故五代史於前書親軍劫其入城。至是入大梁。始以反書焉。或曰。嗣源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姦臣所逼。迫於逃死。進退惟谷。蓋有不得已焉耳。嗚呼。春秋無將。將則必誅。茲何等事。而可以不得已而重誨之言。束身單騎。由柰何方。其出宿。魏縣之時。聽安重誨之言。束身單騎。由間道。星行赴闕。面陳其被劫之狀。伏地俟罪。元行欽雖

雖

畫胡卦切

措丘皆切。摩也。

食言見晉穆帝求和十二年

欲聞之。胡可得耶。又不然。得李紹真五千之兵。即整肅部伍。申明號令。移檄遠近。以明本心。返旆直抵鄴城。期縛趙在禮。以獻闕下。雖所奏之辭。沮而不達。而所行之事。足以自明。百元行欽不能聞之矣。計不出此。乃陷於篡逆之罪。惜哉。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景進等言於唐主曰。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唐主乃遣中使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集覽。已印畫。於敕書。已使印。已僉署之。後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措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主者。不予唐。人殺之也。然則衍無罪乎。衍荒淫失國。則有之矣。唐既受其降。又安得率然無故殺之哉。彼自其先世。據有土宇。唐既奪而有之。又嘗賜以裂土之詔。今乃反夷其族。則夫背信食言。曲不在彼。是以書法如此。書法書殺何。已降也。齊滅元氏之族。書齊主。周滅高氏之族。書周主。隋滅宇文氏之族。書隋主。此其不書唐主何。罪有分也。綱目之權衡審矣。然則姚弘降。斬不書。唐故秦王。此則曷為以故蜀主書。唐於蜀敵國也。唐主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五十

汜水見漢  
王劉邦四  
年

與離同  
並鄰溪切  
瞿音英

三省曰適  
報猶言近  
乃得報也  
關豎見晉  
惠帝元康  
元年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五十

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唐主發洛陽次汜水  
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也或勸繼璟亡去不  
從唐主亦屢遣之繼璟固辭請死唐主聞嗣源在黎陽  
疆遣繼璟召之道遇李紹榮見殺三省曰李繼璟以死  
事君以明父之心迹得其死矣嗣源至滑州符習安審  
通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於  
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丘門遂據其  
城使人趣嗣源嗣源入大梁九域志昨城縣南至大梁  
一百二十里是日唐主至榮澤東馮智舒曰榮澤古澤  
名春秋衛侯及澤人戰於榮澤即此地秦三川郡嘗移  
治於此漢為榮陽縣地晉屬榮陽郡隋初置廣武縣七  
壽初改為縣元屬汴梁路國朝初因之改屬開封府三  
初復為縣元屬汴梁路國朝初因之改屬開封府三  
省曰九域志榮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命龍驤  
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彥溫即以其眾叛歸  
源嗣源奪其兵唐主至萬勝鎮萬勝鎮在中年縣東距  
大梁不過數十里耳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  
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夜復至泥水扈從  
兵二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瞿子谷瞿子在成

成

又云在汜水縣西汜水縣古之成阜縣道遇衛士輒以  
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  
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流涕  
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橋頭給已盡  
庫使亦莊宗所置內諸司使之衛士叱之曰致吾君夫  
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  
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  
待也因赴河死衛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指  
容哥一人容哥遂先赴河而死者蓋以身為內庫使  
庫積而不發出納之吝諸軍以為罪禍必先及故遂  
決耳唐主至石橋西石橋在洛城東置酒悲涕晚入洛  
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  
李嗣源在河北時奏章為元行欽所壅遏猶可也  
河據大梁莊宗嘗至萬勝鎮君臣相望數十里間且  
無一奏東情又無一騎迎候莊宗既還但以兵連之而  
西此意何在哉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李紹虔李紹  
英皆自瓦橋引兵踵嗣源之後而來會于大梁宰相  
密奏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  
覽控據也謂姑且依據汜水也唐主從之發明天下  
患莫大於人心之離離則不可復合書曰一人二天  
唐莊宗同光四年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五十



元元年  
高帝建

好田之田  
獵也

命哲命吉  
命命歷年  
詳見書召

衛懿公好  
鶴有乘  
以

祿位遇狄  
入伐衛衛  
卒不戰曰  
鶴能戰遂  
滅衛詳見  
春秋左傳  
魯閔公二  
年狄入衛  
好土功詳  
見梁武帝  
大同十二  
年起浮圖  
又見春秋  
左傳魯僖  
公十九年  
梁亡  
好戰亡詳  
見周元王  
三年吳王  
白殺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五二

其至而嗣位然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侯山  
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德妃為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  
華帥百官上殿勸進集覽勸勉嗣源進尊號嗣源曰吾  
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  
披猖至此諸君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三省曰悉諸  
也究也詳也盡也紹榮欲奔河中為人所執折足送洛  
陽魏王繼岌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始誅李  
紹琛胡氏曰莊宗初立決勝夾寒解潞州之圍歸而治  
國訓兵事各有理使朱溫未死固必為所擒矣既違張  
承業忠謀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  
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才器有限  
也若曰天數則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  
好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其心昔明而  
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邪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集覽孔氏傳曰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脩脩敬德  
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云  
其實在人皆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發明凡傷生之  
故事非一皆足以亡其軀失道之事非一皆足以亡其國  
故衛以好鶴亡梁以好土功亡吳以好戰亡凡偏有所  
好未有不亡其國者況於驕侈淫欲馳騁弋獵宦官女

文

寵無一之不備者哉莊宗自滅梁以來凡書于冊者略  
無一善可紀如用亡國之臣悅姦諛之輩任宦者貸民  
錢毀城池采民女造樓觀殺勳臣恣遊獵靡一弗具至  
於酷好優伶尤其素習甚至優名李天下躬自為之甘  
蹈下流而不恥於是寵信其徒撓亂國政淪於滅亡不  
自知悟故綱目於其弒也不書指揮使郭從謙而必揭  
伶人郭從謙書之所以著禍敗之因實在於此欲使後  
人知優伶之禍若其慘母徒以為僅資戲笑而遂忽  
之其為後鑒豈不明哉書法從謙指揮使也  
人所以著寵任伶優者之效也莊宗戰勝攻取克殄世  
雖雖好自矜功亦一代之英矣然自滅梁以後綱目所  
書殆無一善可述者非徇伶官則務貨色事田遊而已  
卒之人心大去不保其身蓋克敵之唐太原軍亂宗命  
才雖勝而君人之道則未之有聞也  
呂鄭二內養在晉陽集覽呂鄭皆姓也史不記其名內  
養中官也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張憲以下承應不  
暇莊宗既殂推官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目  
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  
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三言曰  
張昭遠儒者也故勉成張憲之志節其後昭遠避業高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五三

太原見秦  
莊襄王元  
年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三三

祖名止名昭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  
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  
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  
及存沼憲奔忻州九域志太原府東北至忻州二百里  
此以宋氏徙府後言也會嗣源移書至彥超  
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彥超彥卿之兄也唐李嗣源監  
國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  
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  
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  
皆出之蜀中所送宮人準此唐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  
延朗為副使延朗本梁祖庸吏性纖巧善事權要集覽  
巧謂機巧也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訪求諸王通  
故重誨引之存紀匿民間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  
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一人密遣人役  
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  
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為其下所殺劉后為尼於晉陽

陽

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  
王存美以病得免三省曰沙陀自唐末彊盛蓋至於此  
恐赤心之支胤或有存者晉王父子相傳其血嗣職矣  
且明宗晉王義兒也得國之後坐視義父之遺育為魚  
為肉何忍也它日詎可望麥飯灑陵乎發明劉后致莊  
宗滅亡固無可言諸王何辜亦併及之哉然后為主母  
嗣源乃其故臣法當書弒而書殺者劉氏有亡國之罪  
不得為國母也諸王之死監國初不之知而歸罪監國  
者既聞而傷之乃不能正專殺者之罪故也合而書之  
自有深意觀者不可不察書法劉后不書弒何罪人也  
莊宗之不終后之貪吝實為之殺諸王者重誨也為  
斥嗣源重誨專殺而無討則嗣源不得辭其咎矣綱目  
書嗣源得國多怨辭於是書監國殺者三高季興以孫  
諸王李紹榮亦責備賢者之意也

### 光憲掌書記

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  
震梁震薦孫光憲掌書記李興欲攻楚光

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  
與楚國交惡集覽交惡左傳周鄭交惡注惡如字兩相  
疾惡也他國乘吾之弊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被  
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五四



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三省曰謂紹榮殺從審也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元行欽雖死監國豈不有愧於其言復其姓名曰元行欽發明紹榮有罪既削其爵宜正其誅乃以殺書何哉嗣源自有乘亂取國之恥故不得為唐張君翰罷以孔循為樞密天討也下書殺孔謙亦然

使○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監國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依舊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集覽三司鹽鐵戶部度支是也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書法孔謙

措克致亂罪人也不書誅何君弒賊不討而察察於其細以為若正天討則罪宜有所先矣故止書殺然則謙無貶歟削其爵足以示貶矣於是諸道

監皆命本道殺之書廢不書殺略之也唐魏王繼岌至

長安自殺魏王繼岌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張籤集覽張籤姓名也已斷浮梁乃循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

錢將先切

李冲殺從襲三省口李從襲死有餘罪監國未即肆諸市朝而李冲殺之則為失刑耳

此毗至切

世史正綱自稱皇帝

五

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牀命李環縊殺之三省曰繼岌以李從襲即擄殺崇韜者也任圜代將而東華州

都監李冲殺從襲胡氏曰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從容其間莫能抹止而竊取其柄得為忠乎李愚

職與圜同而寂無所施亦不得為無罪矣且武皇諸子至是或誅或病莊宗五子繼岌縊死餘不知所終何也

德養人者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智未有不困者也我

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故脩德未有不

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皆力也假德以

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成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以

之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後唐之事亦足以觀矣歐

陽氏以為向使張籤不斷橋使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

自立愚以為不然繼岌制於從襲莫能可否使其有立

豈以皇后殺郭崇韜既聞大變宜整比六師倍道赴

難集覽整比校次之也豈張籤斷橋所能唐主嗣源立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五五

也。為唐復讎。謂莊宗滅梁也。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  
殿下。稱唐耳。霍彥威。孔循。皆嘗事梁者也。當時在監國  
左。右者。未必皆偏生。觀其所對。辭意於王閏之位。致其  
辯甚嚴。雖儒生不能易也。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  
祖以吾宗屬莊宗即位。尊其祖國昌為獻祖。監國亦沙  
陀種。故云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莊  
宗追尊父晉王亮用為太祖。武皇帝經綸攻戰。未嘗不  
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  
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  
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以監  
國歷事。獻祖。太祖。莊宗。三世也。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  
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記  
曰。在末曰尸。在棺曰柩。鄭氏注曰。尸。陳也。言形體在。柩  
之言。究也。白虎通云。久也。柩音新。舊之舊。眾從之。監國  
服斬衰於柩前。即位斬衰。下不縋。子為父服之。衰。倉回  
反。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先是未敢即位者。魏王繼  
及猶在故也。繼。岌既溢。乃決為之。百官縞素。既而御衣  
冕受冊。徐無黨曰。既用嗣君之禮矣。遂釋衰而服冕。可  
以見其情詐。百官吉服。補賀。胡氏曰。李琪之言似也。然

縞素見秦  
莊襄王三

勝亦作協  
脅並胡頰  
切以威相  
恐也

見上聲  
侯古切

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  
大於此者乎。發明綱目於非正統之君。其于嗣位書立  
嗣。源立。非唐主意。而以唐主立書之。豈非以不書其立  
代主中之。彼善於此。故怒之歟。五代史於此。不書其立  
而以稱帝書。以明其不得以嗣。莊宗之位也。沈前既書  
其反乎。何則。五常之中。君臣獨謂之義。臣之事君。獨謂  
之忠。義者斷制之宜。忠者心無不盡之謂也。嗣源本夷  
種。李克用養以為子。賜以姓名。附之屬籍。莊宗嗣位。委  
以重任。付以兵權。君臣之分。素定。一旦為亂。兵所勝。不  
得已。而入亂城。幸而以計得出。單騎歸朝。明其本心。可  
也。却乃回翔不進。及夫車駕東出。又不即赴行在。趨拜  
道左。公然擁兵。亟趨汴州。以爭先奪利。車駕之還。又不  
色送。且以兵踵之。所謂斷制之義。盡心之忠。安在哉。假  
使嗣源之心。實出避禍。一聞莊宗被弒。當即日揚旗。西  
指。以討罪人。傳檄四方。遣使西迎。魏王奉請。劉后臨朝。  
以俟。嗣君之至。顧乃遽然居太子監國之位。布置私人。  
以掌樞機。殺害國母。以及親王。魏王聞之。安得而不  
殺。雖曰自殺。其與嗣源殺之也。無異。此五代史所以書  
其反。又書其稱帝。以明明宗實非沙陀之種類。而於莊  
宗之義。則已絕矣。或曰。五代史亦有所據歟。曰。觀明宗

顛音以

委城之委  
鳥賄切棄  
置也

谷殺元行欽。責之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之。曰：先帝何負于爾。歐陽子謂行欽誠節有足嘉者。則明宗逆節有足惡者。不言可知矣。不特此也。綱目引胡氏論李琪諫改國號。臣心不安之言。亦謂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是亦不滿於明宗之立也。史雖委曲為之開說。若明宗有若不得已焉者。嗚呼。史豈皆實哉。按莊宗實錄。明宗時宰相趙鳳脩。明宗實錄。路王時宰相姚顛脩。至宋薛居正等採以為正史。司馬公又據正史以為通鑑。其所書者。果得其實否乎。雖然。其明白昭著者。亦自有不容掩焉者。歐陽氏作史。時去五代未遠。其必有所據矣。夫書法書郭從謙弒其主。然後書嗣源入洛陽。書魏王繼岌自殺。然後書嗣源立。皆順辭也。綱目於嗣源多恕辭。則亦唐殺其太原尹張憲。有司劾憲亮其無利之心耳。也。三省曰：以張憲前朝大臣。加之罪而殺之耳。胡氏曰：張憲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爾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向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無乃重誨所欲乎。大事記曰：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

考證下當  
書境內

邊畿見唐  
昭宗天祐  
元年畿甸

祗音支適  
所以之辭

遠之說。其志甚明。至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唐大赦。唐主大赦。量畱後宮百人。宦官了為之痛惜也。唐大赦。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中外母得獻鷹。大奇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三省曰：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納正稅。數不量。省耗。諸使四節。貢奉。集覽。四節。謂元旦。冬。端午。降誕。母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胡氏曰：此數條者。聖王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為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急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唐以鄭珣任園同平章事。園憂公如家。簡拔賢而出之。唐以鄭珣任園同平章事。俊社絕僥倖。期年之間。軍民皆足。朝綱粗立。三省曰：任園輔相。有績。園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為安重誨譖殺。任園張本。唐李紹真等復姓名。李紹真。李紹瓊。李紹英。李紹虔。霍彥威。萇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奇。米君立。晏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故請復姓名。發明。自克用好養。假子

史正綱  
百官轉  
始見于

振武節度  
三年  
見秦王政

義成節度  
見唐德宗  
貞元二年

置端明殿  
學士

沐州見周  
顯王二十  
五年大梁

渤海見唐  
代宗廣德  
元年滄州

夫餘見新  
莽始建國  
元年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五七

而後賜姓名者接踵其混亂族類多矣正而復之亦其  
 宜也故書書法初賜姓名不書賜姓名書削惟李唐初令百官  
 書予其復也唐末不書賜姓名書復惟紹真等唐初令百官  
 轉對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  
 則唐主豈可以目不知書忽之哉特書曰初蓋唐以安  
 子之也書法五日一轉對令典也書初美之唐以安  
 金全為振武節度使之功也唐以趙在禮為義成節  
 度使禮實為魏兵所劫制不容其赴滑州唐以馮道趙  
 鳳為端明殿學士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  
 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  
 鳳為之胡氏曰天子宰相義理所出天下取政焉者也  
 氣數消薄乃至目不識書者為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占  
 訓以治天下也然明宗所行有太宗所不及則其質之  
 美也使輔以學則為聖賢必矣而道鳳腐儒集覽腐者  
 爛敗貌言儒者但能守陳腐之見不達時宜不能自以

以

丁

開導裨益使天成之政加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  
 美於前也亦可惜矣哉  
 官爵書法書聽歸葬何予存厚也蓋綱目予存厚故詔  
 許鄧騭還葬書漢安帝建元元年聽郭崇韜歸葬

六月唐汴州軍亂指揮使李彥饒討平之

瓦橋已出城指揮使張諫復還作亂三省曰控鶴梁之  
 侍衛親軍積驕而憚遠戍故作亂蓋當時天下皆驕兵也  
 殺知州高遜逼指揮使李彥饒為帥彥饒禁止焚掠伏  
 甲執諫等斬之賊黨大譟彥饒擊之盡殪即日牒推官  
 韋儼權知軍州事秋七月唐安重誨殺殿直馬延誨侍  
 彥饒彥超之弟也秋七月唐安重誨殺殿直馬延誨侍  
 恩驕橫殿直馬延誨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  
 琪以聞三省曰李琪憚安重誨權勢不敢劾奏但以具

事聞且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三省  
 曰只此一重誨已足以取死發明安重誨之不終蓋  
 已見之於此矣故書之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契丹主  
 以正其事殺無君之罪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契丹主  
 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

之號人皇王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為突欲來  
 唐莊宗同光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五八

名耀屈之慕中國文字故改焉唐遣供奉官姚坤如

**契丹**唐遣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阿保機聞莊宗遇

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

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

故自立坤為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母多談又

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

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

行自亡矣三省曰契丹主智識如此固宜其能立國傳

世也又曰我於今天子無怨足以脩好若與我大河之

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

而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

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

之三省曰囚而復囚欲姚坤之為狀縱使姚坤為狀中

國肯割地而與之乎此欲唐豆盧革韋說罷革說奏事唐

用抵冒度湟之故智耳革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

蓋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以蕭希甫為諫議大夫

子奏官受選人賂除道官中旨以蕭希甫為諫議大夫

并誣革他罪制罷革說懼希甫為散騎常侍契丹阿保

一省註近  
官近畿州  
縣之官

世史正綱  
書契丹阿  
保機死子  
德光立書  
其名者貴  
華賤夷春  
秋之大義  
也  
平盧軍見  
漢新莽地  
呈三年青  
州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

契丹

唐豆盧革

韋說罷

契丹阿保

機死

唐平盧軍亂

討平之

唐孟知祥

增置營兵

志增置諸營兵

七月

八月朔日食

唐孟知祥

增置營兵

志增置諸營兵

七月

八月朔日食

唐孟知祥

增置營兵

志增置諸營兵

七月

八月朔日食

唐孟知祥

保

機死阿保機死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

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

殺之為述律后於阿保機墓張本發明夷狄之酋卒

則書死阿保機前已稱帝改元至此亦書死者正其夷

狄之名不得齒於中國公侯之列自是而後例皆倣此

八月朔日食○唐孟知祥增置營兵知祥陰有據蜀之

萬餘人唐平盧軍亂討平之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討斬

覽支使即度支使也乃王公儼之黨輩正誤按此謂平

盧節度府之支使非三司使之度支使也唐採訪節度

觀察等使幕屬有判官有支使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

告其友李穀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

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三省曰其後周

世宗以李穀為相用其謀以取淮南而韓熙載亦相南

唐終不能九月契丹德光立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

有所為也契丹上都也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集覽突欲阿

保機之長子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

三省曰愠  
不是大段  
怒但心裏  
略有不平  
意便是愠  
三省註阿  
保機囚姚  
坤事見上

唐莊宗同光四年  
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  
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愠欲奔唐  
后遣歸東丹東丹即夫餘城也德光尊后為太后國事  
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  
不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三省曰契丹以韓延徽為相  
號政事令聽姚坤歸唐葬阿保機於木葉山馮智舒曰  
木葉山在遼東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上建契丹始祖  
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像并八子像  
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  
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  
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八部每行軍及  
時祭必用青牛白馬云三省曰木葉山時契丹以其所  
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  
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按木葉山契丹置錦  
州匈奴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至  
上京三百里則錦州與木葉山又是兩處通鑑後書晉  
之齊王北遷至錦州契丹令拜阿保機墓則又似木葉  
山在錦州歐史諸書言契丹於南木葉山起南樓是在  
上京之南也須知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  
上京東北也無亦契丹中有南木葉山又有北木葉山

黠下八切

臨音壁

閩國名見  
漢高帝五  
年

邪太后左右有桀黠者集覽桀。磔也。徐氏曰。周禮。謂磔  
為磔。辜。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若磔也。后輒謂曰。為  
我達語於主上。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  
平州人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  
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  
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  
乃斷一腕。令置墓。冬十月。唐初。賜百官春冬衣。○王延  
翰自稱閩王。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契丹盧龍節  
度使盧文進奔唐。以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唐主遣人說之  
怨。盧文進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而擾邊。今莊宗  
殂。而明宗立。則無復嫌怨矣。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  
帥其衆十萬歸唐。為後盧文進。又奔淮南。張本發明文  
進。何以不書叛。背夷向華。理之正也。況文進本中國之  
人。又與夷狄種落不同。故其書法如此。書法。文進嘗書  
亡奔契丹矣。罪即夷也。於是而歸中國。則其不書歸。何  
誅心也。文進既受虜官。未有歸意。唐雖說之。非迫於  
所部。則亦未必歸矣。故上書虜官。下書奔。深賤之。唐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六十

三川見秦  
莊襄王元  
年  
西川詳見  
唐代宗永  
泰元年

告身見陳  
宣帝太建  
九年

銜音威。官  
吏階位曰  
銜

紫音營。繞  
也

紆衣虛切。  
曲也

湍他官切

天雄節度  
見漢成帝  
綏和二年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六十一

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川都監。初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三省曰。同光之末。任圜從軍伐蜀。故知其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帝即位。加孟知祥侍中。故使趙季良奉官告國信入蜀。因制置轉運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觀孟知祥此語。專制蜀土之心。已呈露矣。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孟知祥之妻。勗主之從姊妹也。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嚴母謂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為李嚴為孟知祥所殺。張本。唐罷告身綾軸錢。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三省曰。受勅牒。以照驗供職。苟得一時之祿利。告身無其錢。則不及取矣。侍郎劉岳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此中書所行碎也。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乃奏罷之。是後試銜帖號試銜。

謂試某官某階。皆以入銜也。帖號。謂帖以諸銜。將軍郎將之號。所除浸多。乃至卒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三省曰。史因十二月。閩王延稟弒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延翰茂棄兄弟。出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三省曰。延稟本周氏子。王審知養以為子。延翰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自建溪順流。東下福州。水路縈紆。幾數百里。而水勢湍疾。輕舟朝發。夕至。九域志。建州東南三百二十里。蓋言陸路也。梯城而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于門外。延鈞至。延稟後唐主以其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納之。推為威武。畱後唐主以其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五  
六一





